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 K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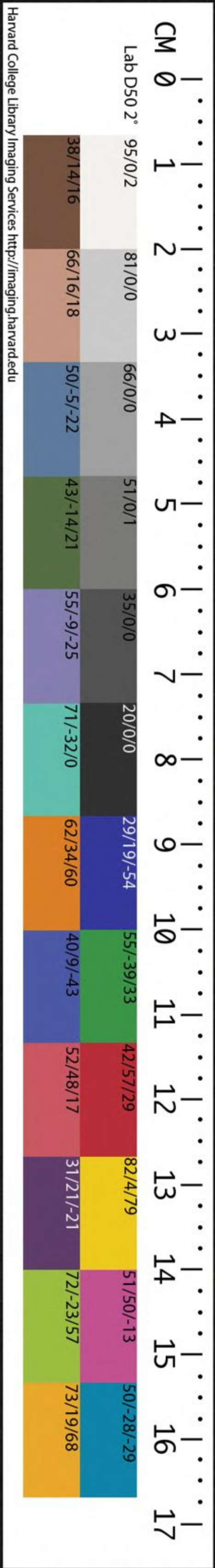
JAN 28 19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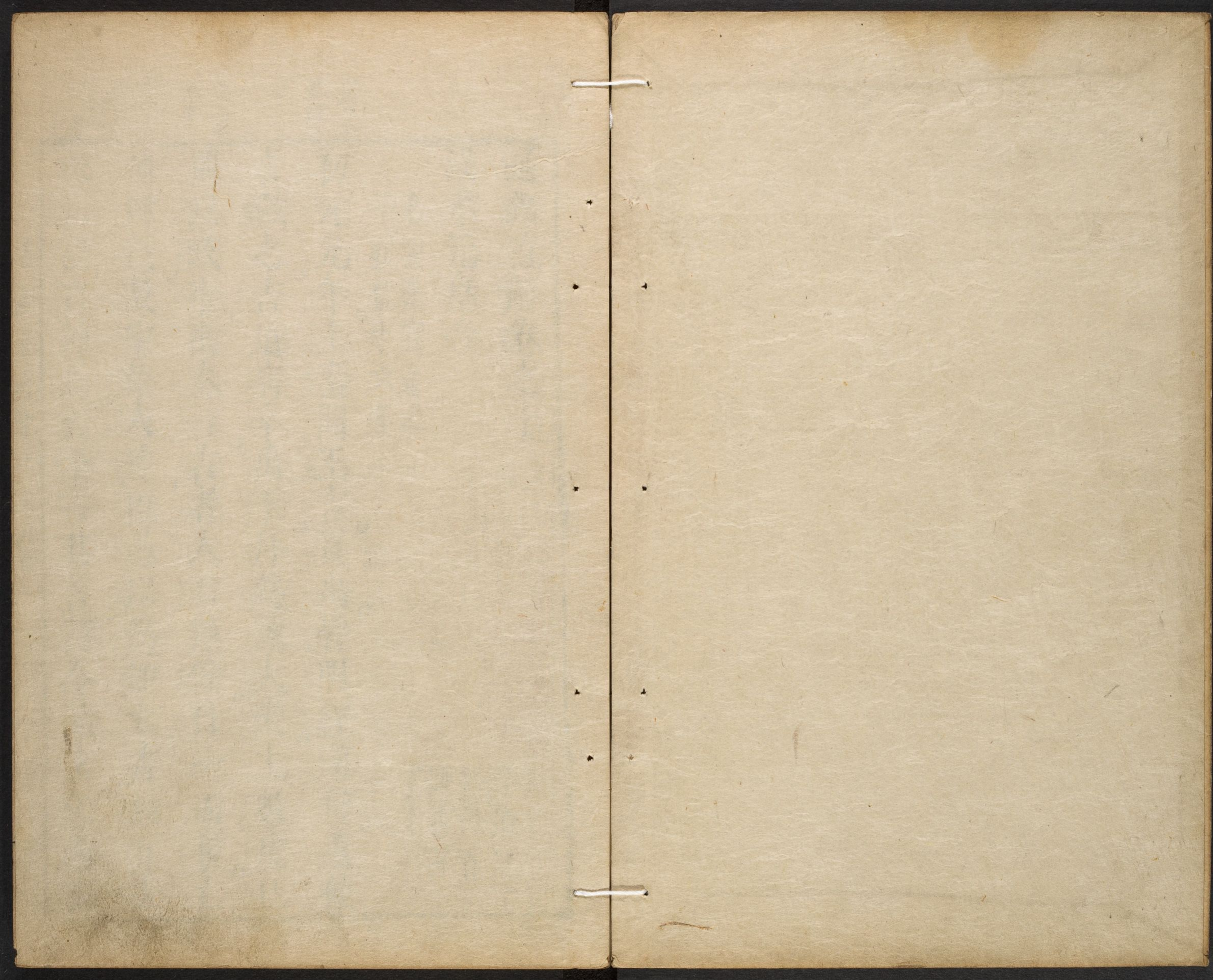
5
漢

T2512/1279.13

通鑑直解
五

共十二





通鑑直解卷之十

漢孝元皇帝

名奭。是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以貢禹為諫大夫

貢禹勸節儉

初元元年。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
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
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
他賦役。故家給人足。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
放古。以自節焉。天子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武都山百

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太僕。卽今之大僕寺。水衡。卽今之上林苑監。王吉。貢禹。兩人當宣帝時致仕回家。元帝素聞這兩人都通經術。且操行廉潔。心甚重之。卽位之初。特差使臣賫詔去行取來京。此時兩人都已年老。王吉在路上病故。只貢禹到京。元帝除授他做諫大夫。常虛心問他。以政事。貢禹奏說。爲政莫先於愛民。而愛民必先於節用。古時人君躬行節儉。宮室有限。服用朴素。宮女不過數人。御馬不過數匹。所自奉的甚簡。故其取民之財。每十分則稅他一分。其用民之力。每一歲只使他三日。此外再無別項科歛差役。煩擾百姓。所以當時的百姓家家富給。人人充足。後世宮室大廣。服用太侈。宮人與御馬太多。而百姓太困。臣愚以爲

今朝廷用度。欲盡如上古之制。固難。然亦須略倣古制。以自搏節。減損服御。停止工作。凡事皆務從省約。以利貧民。庶幾得節用愛人之意。元帝喜他說的有理。遂下詔命諸離宮別館。車駕不到的去處。不必修理。又命太僕衙門減去食穀的馬。水衡衙門省去食肉的獸。他如革服官省衛卒。棄宜春之苑。罷角抵之戲。這都是採用貢禹的言語。其所利於民者多矣。故元帝之於漢。雖爲中材之主。而節儉一事。則實後世之所當法也。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

靜廣德
諫從橋

聖主不
乘危
曉人不
當如是

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耐是新熟的醇酒。漢家常以正月造酒。醞釀到八月間。纔取以薦宗廟。叫做耐祭。永光元年秋。元帝當耐祭宗廟。從長安城西便門出去。要就水路。乘樓船以行。御史大夫薛廣德攔着車駕。除下冠帽。叩頭說道。車駕該從橋上去。不可乘船。元帝未及聽從。且着他戴了冠帽起來。廣德一時急切奏說。陛下若不聽臣。必要乘船。臣就自家刎死。把頸血來贖污了車輪。陛下不得潔淨。難以入廟行禮矣。元帝見他言語說得太直。慙。心下不喜。於是光

祿大夫張猛進前解說。臣聞自古以來。主上明聖。臣下乃敢直言。蓋以主聖則能寬容聽納。人臣得以盡言。而無所忌諱故也。今論事理。乘船則風波危險。就橋則道路安穩。聖主舉動。務為安穩之圖。不履危險之地。今廣德侍聖主在上。言語雖欠婉曲。然意在愛君。不欲其乘危。似可聽從。元帝的意思。方纔回轉。向張猛說。曉悟人的言語。都似你說得這等從容明白。豈不是好。何用急迫。至於自刎。如薛廣德所言耶。乃從橋而行。夫耐祭非無故而出。乘船亦未必皆危。而廣德諫之。其迫切如此。蓋以人主一身宗社。生靈所繫。不可頃刻而忘。慎重也。又况逸游田獵。登高臨深。車馳馬驟。輕萬乘之尊。而忘不測之慮者哉。此忠臣之愛君。所以不惜盡言。而聖主之所必察也。

劉向
野事

賢如
于朝

和氣

肝

正臣進

者治之

表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

廣開眾
正之路
太平之
基
萬世之
利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白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元帝時。用舍不明。邪正混進。光祿勳周堪。太中大夫張猛等。都以正直無私。為石顯所傾。

陷。劉更生恐怕讒說得行。正人蒙禍。乃上書說道。臣聞虞舜之朝。命禹稷夔龍等九人。做九官。所用的都是君子。那時羣賢同心。都濟濟然。以德相讓。略無猜忌的意思。何等和順。衆臣既和於朝。則和氣感動。萬物亦皆和於野。故蕭韶之樂。奏至九成。感得鳳凰瑞鳥。來儀於庭。而虞以之興。至周幽王厲王之際。尹氏皇父等用事。所用的都是小人。這小人與君子不和。積成讐隙。更相非謗。互相怨恨。必欲謀害忠良。那時天地之變。交作。日月薄蝕。而無光。水泉沸起。而不安。山陵或崩。陷而成谷。谿谷反填。滿了成山。又夏月降霜。不順節令。天災物變。聚于一時。而周以之亡。由虞周之事。觀之。可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瑞多者。其國必安。災異衆者。其國必危。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能易者也。如今陰陽

不調。災異數見。皆小人傾陷君子。怨氣充塞之所致也。躡衰周之覆轍。而欲追有虞之盛治。豈不難哉。夫國家之治亂。繫於邪正之進退。正臣進用。便是治平的標表。蓋正人見用。則所引進者。必皆正人。君子滿朝。政事修舉。國家豈有不治者乎。正臣陷害。便是亂亡的機括。蓋正人既去。則奸邪從此得志。小人在位。政事廢壞。國家豈有不亂者乎。然邪人所以能害正者。由上心多疑也。人君於賢人。既知他是忠正的。就該信任他。若心裏又疑他。未必是賢。或前或却。這叫做狐疑。那小人窺見主上如此不信賢人。便來百般讒譖。賊害他。君子何由得安其位。於那讒賊的人。既知他是小人。就該斥去他。却又優游姑息。不能斷然去之。這叫做不斷。那小人無所懲戒。越發放肆。都引類而來。是開羣枉之門。而招之

使進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讒邪既進，則衆賢必退。羣枉既成，則正士自消。所以易經中有否泰二卦，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三陰並進，小人的道長，君子的道消。陰勝過陽，則政日亂而爲否。否者，閉塞而昏亂也。三陽並進，君子的道長，小人的道消。陽勝過陰，則政日治而爲泰。泰者，亨通而昌盛也。邪正之消長，關乎世運之盛衰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早辨而次斷之乎？今以陛下這等聰明聖智，誠能深思天下人的心，都好正而惡邪，於是去讒必斷，以杜塞羣枉之門。任賢勿疑，以廣開衆正之路。使邪正是非，炳然明白，而舉錯各當。勿致混淆，則政有治而無亂。世有泰而無否，百災自然消滅，衆祥莫不畢至。以施於天下，乃太平的基本。以貽於子孫，爲萬世的利益。豈不美哉！大抵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君子惡小

人壞敗。國家的事，故常欲去小人。小人惡君子，攻發他的過惡，亦常欲害君子。顧人君所信任者，何如耳。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舜誅共工驩兜，而惟禹稷夔龍之徒是用。所以君子得位，而九官成濟濟之功。幽厲之世，不能無君子。然幽厲竦召公芮良夫，而惟尹氏皇父之徒是用。所以小人得志，而讒口肆囂囂之禍。朝廷之乖和，國家之治亂，惟在君子小人一進退之間而已矣。元帝恭儉儒雅，亦是漢家賢君。只緣邪正之際，優游不斷。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賢，而不能信用。知石顯之奸，而不能斥退。致使君子被禍，小人擅權。而漢室遂衰，豈非萬世之明鑒哉！

孝成皇帝

名驚。是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劉向。即是劉更生。後改名向。是漢之宗室。洪範。是尚書篇名。箕子。以天道告武王的說話。

劉向進

洪範五

行傳論

天子心

知向忠

精

成帝時。常有日食星隕。山崩水溢。各樣災異。劉向自以漢家同姓之臣。見得外戚王氏權位太盛。宗社將危。欲上書論諫。而此時成帝方留意於詩書古文。劉向乃借詩書以寓論諫之意。看得尚書洪範篇。箕子為武王陳五行五事。休咎徵之。應正可以發明天道。感悟君心。於是就因這書中所說的休咎。采集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時。史書所記祥瑞災異之類。每件必推尋其行事得失。以原災祥之所始。又連附以後來禍福。以究災祥之所終。如某時有某災異。是因某君臣行的某事不順。其後果有某禍。皆明著占驗。以見變不虛生。又以木火土金水之五行。貌言視聽思之五事。加以皇之不極。分做十一門類。其說以為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有木不曲直之異。棄法律。逐功臣。易嫡庶。

則有火不炎上之異。治宮室。犯親戚。則有稼穡不成之異。好戰攻。飾城郭。則有金不從革之異。簡宗廟。逆天時。則有水不潤下之異。貌不恭。則其罰常雨。言不從。則其罰常暘。視不明。則其罰常燠。聽不聰。則其罰常寒。思不睿。則其罰常風。皇不極。則其罰常陰。每門類之下。各引古今災異為證。以類相從。悉有條目。其書凡十一篇。叫做洪範五行傳論。奏上成帝。蓋欲成帝覽前代之休咎。悟今日之得失。庶幾遇災知懼。裁抑外戚。以應天意也。成帝本是聰明的人。又多讀古書。心裏也知劉向忠誠愛國。故意為王鳳兄弟專權。特起此論。但內制於太后。外制於諸舅。終不能奪王氏之權。其後王音。王商。王根。相繼執政。至於王莽。遂篡漢室。而向之書。徒託諸空言而已。

三莽圻
節為恭
檢

永始元年。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五侯。是成帝的母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五人。成帝一日都封為列侯。故叫做五侯。永始元年。那五侯家子弟。恃着朝廷的恩寵。門戶方盛。乘此時。爭尚侈靡。都以車馬騶從。聲樂女色。佚樂游宴為事。一箇要勝似一箇。獨有王曼早故了。不曾得封。王曼的子王

莽。是箇極奸詐的人。他既孤貧。心裏貪慕着五侯家的富貴。却故意矯情立異。以求名譽。乃自家屈體貶損。裝做箇恭謹節儉的模樣。勤勞其身。從師問學。博通經傳。外面結交英俊的賢士。內裏承事伯叔諸父。都委曲而有禮意。此時他伯父王鳳為大司馬。秉朝政。王鳳病時。王莽假意侍奉。極其恭謹。王鳳感他這意思。臨死時。把他付託與太后及成帝。要擡舉他。以此成帝常記着在心上。數年後。就封王莽做新都侯。王莽得計。愈加矯飾。爵位越發尊重。他節操越發謙謹。家中但有財物。就把來施與賓客。專幹那恤孤濟貧的事。自家更無蓄積。那時人都被他騙過了。人人稱頌他的好處。王莽的虛名。日益隆盛。一時徧洽中外。傾壓其諸父之上矣。其後竟代王根為大司馬。專擅朝政。遂篡漢室。夫外戚之家。

習為侈靡。志在車馬聲色。此其常能耳。至於折節為恭儉。以收衆心。此其大奸不可測也。故王莽初時。以此欺哄其伯叔賓客。以致聲名。取爵位。爵位既極。又以此欺哄天下的人。而傾奪漢室。此所謂漸不可長者。向使成帝於諸舅。止厚其恩。賚勿令秉政。使他無可希覬。雖有王莽之奸。亦何所施乎。善處外戚者。不可不深思也。

采雲請劍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

朱雲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

此臣素著狂直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槐里。是漢時縣名。素餐。是空食俸祿。尚方。是內府。訕。是謗。龍逢。姓關。是桀之臣。比干。是紂之臣。二人皆以直諫。為桀紂所殺。是時王以專權亂政。朝臣多趨附之。有安昌侯張禹。以經學為帝師。乃成帝所尊信者。他也懼怕皇家威勢。遂曲意黨護。與他結好。以自保富貴。

其負國之罪大矣。有原任槐里縣令朱雲為人剛直敢言。惡張禹如此。乃上書求面見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雲向前直說。如今朝廷大臣。箇箇尸位素餐。叨享朝廷的爵祿。無有肯盡忠於上者。臣竊憤恨之。願賜內府斬馬劍與臣。先斬斷一箇佞臣的頭。以警其餘。成帝問佞臣是誰。朱雲對說。是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說。小臣無禮。居下謗上。當大廷中。辱我師傅。其罪該死不赦。侍班御史就拏朱雲下殿。朱雲攀扯殿前欄干。死不肯放。御史又拏得急。把欄干扯斷了。朱雲乃大叫說。昔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臣今亦以直言被戮。得從二臣遊於地下。同為忠義之鬼。臣願足矣。但不知聖朝後日何如耳。御史遂拏朱雲出去。罪且不測。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取去冠帽。叩頭於殿下說道。此臣從來狂直。使

他說的是。則不可誅。縱使說的不是。然其心只是爲國。亦當優容之。於是成帝怒意解釋。朱雲纔得免死。到後來修理欄干。成帝分付說。這欄干不必改換。只把那壞了的修補起來。雷箇遺迹。使人知道是朱雲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奸臣擅權。其初猶有忌憚之心。只因邪佞小人。懼怕威勢。貪圖富貴。羣然阿附。結成一黨。至於忠臣義士。間或有發憤直言者。又不蒙聽納。而反以得罪。則奸臣之勢遂成。而人主孤立於上矣。所以爲君者最要優容狂直之言。以潛消壅蔽之禍。今成帝知有朱雲。且輯檻以旌之。然不能疎張禹之寵。抑王氏之權。而漢之天下。竟爲王氏所篡。豈不深可恨哉。

孝哀皇帝

名欣。定陶恭王之子也。成帝無嗣。召而立之。在位六年。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公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

業由是遂衰

哀帝在藩府時。見得成帝之時。外戚擅政。威福下移。權勝私門。祿去公室。皆以主威不立之故。及卽位之後。屢次誅殺大臣。欲以尊強主威。做效以前武宣帝的行事。其志未嘗不銳。而乃寵信讒諂之人。如侍中董賢等。皆以嬖佞而至三公。憎疾忠直之士。如丞相王嘉等。皆以直言蒙禍。以此舉動。豈能使人心悅服。雖殺之而不畏矣。所以漢家基業。從此

強主威以則武宣

遂衰不可復振。王莽因得篡而代之。夫濟弱者不於威而建威者在於德。哀帝承元成之後。國勢已弱。奸臣擅命。誠能正身修德。信任忠賢。秉至公以明賞罰。操威福以馭海內。則奸邪無敢肆其志而主威立矣。不知出此而徒欲假誅殺以振之。尚可得乎。其致傾危。非不幸矣。

孝平皇帝

名衍。中山王之子。哀帝崩。無子。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五年。王莽弑之。

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續仲。

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

慷慨有節

進日

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

曆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

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

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

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

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是續自

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

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

兄弟可與謀大

事

劉秀起

兵春陵

劉秀絳衣大冠

謹厚者
亦復為

得子弟七八千人與下江將王常及新市平林
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宛是縣名。春陵是鄉名。都在今河南南陽府。王莽既篡漢祚。暴虐無道。至其末年。天下叛之。盜賊並起。一夥在江夏新市地方。王匡王鳳為首。叫做新市兵。一夥在江夏平林地方。王陳牧為首。叫做平林兵。一夥在荊州地方。王常為首。叫做下江兵。這時節。天下人心。皆復思劉氏。於是光武皇帝乘時起兵。以興復漢室。這一段是記光武初起兵時事。初景帝第六子名發。封于長沙。謚為定王。定王四世孫名欽。為南頓縣令。生三子。長的名續。字伯升。次的名仲。少的名秀。秀即光武皇帝。劉續為人。生性剛毅。慷慨有豁達大節。不治產業。光

孺子嬰

武狀貌生得異常。鼻準隆高。額上有骨聳起。叫做日角。性却勤于稼穡。喜治產業。與續不同。續常譏議戲笑他。比他做高祖的兄劉仲一般。蓋劉仲只知治生。無遠大之志。故為高祖所笑。光武豈是這樣人。乃處亂世。韜晦當如此。那時宛縣人李守。好習天文符命的書。豫先知道興廢。當王莽篡漢時。私對他兒子李通說。看圖讖上。劉家氣運。還當中興。我李家當為他的輔佐。及至新市平林兵起。迫近南陽郡中。騷動。李通有箇同祖兄弟叫做李軼。對李通說。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漢家宗室在南陽郡的。只有春陵鄉劉伯升兄弟。散財結客。汎愛容眾。可與他共圖大事。興復漢室也。李通心下常記得他父親的言語。便笑說。這乃是我的本心。此時光武在宛縣。李通就着李軼去迎接他來。與他相約結定謀議

通鑑直解卷之十

孺子嬰

十三

回到春陵地方。同起義兵。於是劉續親自僉發春陵子弟為兵。那各家子弟。心下怕懼。都逃躲了。不肯從他。及見光武穿着大紅。戴着大帽。都驚異說道。他平生謹厚。不肯胡為。如今也做這等事。想是大事可成。但從他去不坊。子弟每乃稍稍自安。出來應募。共得子弟七八千人。一面去招集各縣在山澤的。與下江將帥王常。及新市平林的兵馬。會合一處。以助聲勢。於是王常王鳳陳牧等。諸部齊心。南陽子弟。銳氣益壯矣。夫南陽之人。劉續以豪俠率之。而亡匿。光武以謹厚倡之。而服從。可見此時衆心之所屬。已在光武矣。濟大事者。以人心為本。此漢室之所以復興也。

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于匡起兵應漢。開

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而長

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掖廷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且明羣臣扶莽之漸臺。晡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更始。是漢之宗室。名叫劉玄。王莽之末漢兵。並起共立劉玄為天子。號更始皇帝。漸臺。是

太液池中的高臺。巒是肉塊。漢兵既大破王莽兵於昆陽。乘勝長驅。於是更始遣其大將軍申屠建。攻打武關。欲入關中。那時人心思漢。三輔地方豪傑。有鄧曄。于匡。兩人共起義兵。為漢兵內應。開武關迎納漢兵。關中各縣的大戶。也都起兵自稱漢將。願助漢兵共誅王莽。而長安旁近去處的義兵也四面齊至。會于長安城下。九月戊申日。漢兵攻破宣平門入城。舉火焚燒宮室。延及掖廷宮。承明殿。王莽走去宣室前殿避火。不知死在旦夕。尚且為魘鎮之術。乃移席隨斗柄所指而坐。對羣臣說。天生德于我。使我受命為天子。漢兵其奈我何。其欺天罔人如此。至庚戌日。平明。兵火愈迫。羣臣扶王莽往太液池中的漸臺。欲阻水以避之。漢兵遂圍其臺。至日晚時。眾兵上臺。斬了王莽的首級。眾將士每將王

莽的身屍。碎割了。逐節而解。逐塊而分。都將去請功。因此相爭相殺者。至數十人。此時更始都於宛縣。申屠建乃傳送王莽首級。至宛。梟之於市。百姓每都怨恨王莽。共取其頭。擲擊之。或切食其舌。自古亂臣賊子受禍之慘。未有如王莽者。蓋漢家德澤。尚存人心。王莽乃乘其孤寡。逞其姦詐。一旦奪而有之。是以人心共憤。義兵四合。不旋踵而遭屠戮之禍。此可以為萬世篡賊者之戒矣。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

今日復
見漢官
威儀
識者皆
屬心

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洛陽在今河南府。劉秀即光武皇帝。司隸校尉是官名。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幘是裹頭的中。初更始建都於宛，及取了洛陽，又要遷都於洛陽。此時光武尚在更始部下為將軍。更始乃命他行司隸校尉的事，着他前去整理修葺洛陽的宮闕官府。漢家舊制，司隸校尉主督察三輔等地方。其僚屬有從事史十二人。以司督察光武既做這官，便設置僚屬作為文書，務與屬縣。其從事人員主司督察。一如舊制。那時三輔地方的官吏士卒

往東去迎接更始。見他手下各將帥過去的，只用中幘包頭，不戴冠帽。又穿着短窄的衣服，似婦人裝束一般。莫不笑之。及見光武的僚屬，其衣冠結束，都是舊時的制度，件件齊整。百姓每歡喜不自勝。其中老吏曾見舊日太平景象的，或感愴垂涕，說道：不意今日復亂之後，復得見前時漢家官屬的威儀如此。自是有見識的，都歸心於光武，願推戴之矣。夫觀當時百姓一見漢官威儀，遂至於垂涕嘆息，則人心思漢可知矣。宜漢之已廢而復興也。此雖光武之動依禮法，有以得人心，亦孰非其祖宗之遺澤，尚存而未泯哉。

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

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

漢家以大司馬秉朝政。官品最尊。此時更始已平河南。都洛陽。乃除授光武行大司馬的事。就着他持了符節。渡河而北。循行各州郡。鎮撫慰安之。這時王莽暴虐。官吏不才。賦繁刑重。光武既到河北。所過郡縣。便引見那郡守縣令。以下各官吏。一一考察其行事。有賢能的。卽陞遷之。其不職的。便罷黜之。獄中囚徒。輕重罪名。都審錄過。擬議停當。卽時發遣。盡除去王莽瑣碎的法度。崇尚寬大。前此王莽妄擬成周改漢官名。如郡守改名大尹。縣令改名縣宰。似此等類。一切革去。復用漢家舊時官名。於是官吏百姓。每箇箇歡喜。都爭

先來迎接。牽牛担酒。獻上光武。以犒勞軍士。光武不欲煩費百姓。都辭了不受。昔高祖人關。除秦苛法。吏民爭以牛酒迎獻。高祖悉却不受。恐煩勞百姓。今光武循行河北。除莽苛政。吏民亦爭以牛酒迎勞。光武亦却之。此可見光武之寬仁。能得民心。同符於高祖。而帝王之施。爲氣象。自與尋常不同也。

鄧禹

策追秀

明公威德加四海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

明公有
盛德大
功
延攬英
雄
天下不
定
任使諸
將各當
其才

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志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策。是馬箠。即今之馬鞭。古時以竹木為之。故謂之策。鄴。是縣名。即今彰德府地方。赤眉青犢。是當時諸賊的名號。南陽人鄧禹。從小時就認得光武非常人。與他結識。光武初起。南陽。鄧禹未及隨從。及光武領兵撫定河北。鄧禹聞知。乃杖馬策。慌忙追趕。渡河到鄴縣地方。纔趕上了。光武見他遠來。問他說。我奉詔書。以便便宜行事。得徑自封爵除官。你今遠來。莫非不要官做麼。鄧禹對說。不是要官。只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隨侍左右。亦得少效尺寸之勞。幹些功業。他日書在竹帛上。流芳千載。不枉了平生所學耳。光武喜笑。就雷他同宿。鄧禹因乘間勸光武說道。如今山東未安。盜賊羣起。赤眉青犢之類。動輒嘯聚數萬人。更始既是常才。不能自家聽斷。而委政於下。他手下的諸將。又都自庸人暴起。所志不

過圖此財帛爭用威力以凌人。只求朝夕快
意而已。何曾有箇忠良明智之士。深慮遠謀。
欲上以尊君。下以安民者乎。君臣如此。其亡
可立而待。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歸
服。又軍令整肅。賞罰明信。舉動自與凡人不同。今能平定天下者。非公而誰。為今之計。莫
如禮賢下士。延納天下之英雄。除殘去暴。務
悅天下的人心。復立高帝之業。以救萬民之
命。却不是好。且以明公之才。圖取天下。天下
不難定也。何必屈身於更始。虛用其力於無
成之地哉。光武聽了大喜。因命鄧禹常宿歇
帳中。與他私定計議。每任用諸將。多訪問於
禹。凡禹所薦的。一一都當其才。其知人如此。
嘗觀蕭何之勸高帝。有養民致賢人一言。高
帝用之。以成帝業。今鄧禹亦勸光武以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其意正與之合。蕭何有發蹤

指示之功。而鄧禹亦能舉用諸將。各當其才。
此其所以為佐命之元功。而與蕭何並稱也。
歟。

大司馬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
城內擾亂。秀趣駕而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
至蕪蕪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
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
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
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

蕪蕪
豆粥

冰堅可渡

河水亦

喜秀笑曰。候史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

薊。是縣名。燕薊亭。下曲陽。滹沱河。都在今真定府地方。漸。是水上流水。這時光武為大司馬。安輯河北。行到薊縣地方。適遇着邯鄲王郎作亂。薊中有箇宗室王子劉接。起兵要與王郎連合。以此城內擾亂。光武急忙乘車走出。所過地方。不敢復入城邑。只歇息在路邊人家喫飯。行到燕薊亭。時天甚寒冷。又無糧米。馮異煮豆做粥。進與光武充饑。又行到下曲陽縣。聽得王郎的軍馬在背後趕來。那從行的。人箇箇驚恐。行到滹沱河。探侯的吏回報說。河水裏流下水凝。不曾凍合。沒有船隻。怎生渡得過去。光武喚其將王霸前去打探。

王霸看了。果是難渡。恐怕礙了眾人。不如權且說渡得。以安眾人心。且西夏諸將士都到河邊。臨着河水。以為險阻。待那賊兵到時。眾人見前面沒走處。只索與他死戰。這就是韓信背水陣的意思。於是回還。對眾假說。河水堅固。人馬都過得去。官屬聽得這說話。箇箇懼喜。光武笑說。先問候史的話。果是謊說。即便前去。及到河邊。那河水真箇也就凍合了。光武便着王霸監護眾軍渡過河去。剛剛渡得數騎人馬到岸。水已開了。此時光武甚見窘迫。偶遇河水。幸而得免。豈不是天意。然亦因光武能除暴安民。有此盛德。感格上天。故扶持保佑之如此。若不能修德。徒靠天命。欲使僥倖于或然之數。豈有此理哉。

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

思明君
猶慕慈
古之
者在德

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披是閱視。輿地圖是天下地里之圖。那時天下郡國多為盜賊所據。光武一日閱視天下地圖，指示鄧禹說道：天下郡國這等廣大，如今纔收復了河北數郡，是十分中纔得了一分。怎能勾便得各處平定？你前日見我時，就說以我去圖慮天下，指日可定，莫不忒看得容易了。此是何故？鄧禹對說：自漢室中衰，盜賊並起，四海之內紛紛擾亂，只以劫掠為事，無有能替百姓每做主者。這時人心思想，要得箇聖明之君，以為依歸，就如初生的孩兒

要得箇慈母，靠他乳哺一般。自古以來，興王之君，只看他德之厚薄如何，不在地之大小。若是德厚，人心歸之，雖無尺土，亦可以成大業。如其德薄，人心離散，雖有天下，亦必至於亡。今只宜論德，何必論地。前此鄧禹曾勸光武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這就是修德的事。所謂天下不足定者，此也。中興諸將識見，未有能及此者，故鄧禹戰伐之功，雖不加於諸將，而獨為一代元勳，豈非以其能識天下之要務哉。

五月，王霸追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反側子。是反覆無定。懷二心的人。更始二年五月。光武既連破王郎之兵。王郎戰敗逃走。王霸追擊斬之。光武入邯鄲。收王郎遺下的文書。檢得當時河北官吏百姓每與王郎往來交通。及謗毀光武的言語。有數千紙。光武通不查看。即時聚會諸將。對衆燒之。說道。這書我若查他的姓名。未免人心疑懼。不如盡行燒毀。泯其形迹。使反側之徒。得以自安。蓋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修私怨。不記舊惡。況當時禍亂初平。人心未定。若復究其交通之罪。則將人人自危。而益生動搖之變矣。故光武之燒文書。一則能容人過。見他度量廣大。一則務安人心。見他智慮深遠。此所以能有天下也。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

耿弇勸
母罷兵

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

以義征
伐天下
可傳檄
而定

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母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天下至
重可自
取

光武既誅了王郎。更始見他威名日盛。有疑忌之意。遂遣使者到河北。封他爲蕭王。就命他罷了兵。與將士每都回京師。蓋欲借此以收其兵權耳。那時光武的意思。猶豫未決。欲

更始
貳於更

從更始之命。罷兵回去。又恐失了河北地方。人心離散。漢室難以興復。於是耿弇進諫說。道。當王莽篡漢時。政令煩苛。百姓每怨苦王莽。復思漢家。所以一聞漢兵之起。莫不爭先歸順。望其能除暴救民也。今更始本是庸才。不可以爲天下之主。又不能鈐束羣下。諸將每都專權擅令。不知有朝廷。后妃之家恃寵使勢。不循法度。縱橫於京師。甚至虜掠人家財帛子女。放恣無忌。與盜賊一般。其暴虐害人。有甚於王莽者。所以元元之民困苦無聊。都搥胸呼冤。反想起王莽之朝。以爲不如彼時之爲安。百姓離心如此。以此知更始決然成不得大事。雖欲輔之。亦何益乎。明公先破王莽百萬之衆於昆陽。今又平定了河北。功名已著。天下歸心。若仗大義以行征伐。誰不響應。只消傳一道檄文。分投告諭。而天下可

定矣。天下至重。公本漢之宗室。可乘時自取。勿令異姓得之。絕了漢家的宗祀。光武感悟。乃託辭說。河北地方尙未平定。未可罷兵回朝。不赴更始之召。始初更始殺了光武之兄劉縯。光武一向隱忍。屈已。而爲之臣。至是見得天命人心。不在更始。乃與他分爲兩家。各自行事。不復用其命令矣。未幾更始果敗。而光武遂自河北卽帝位焉。大抵天下大器。非庸才所能堪。而人心已離。天命必去。不待成敗之旣形。而智者能預見之矣。觀王莽已篡而誅。更始已立而敗。其故皆由於失人心。而光武之德。爲人心所歸。卒能興復漢業。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豈不信哉。

是時諸賊銅馬鐵脛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

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秋。

蕭王擊銅馬於鄆。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士馬

甚盛。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

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

自安。王知其音。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

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

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輕騎按行部陳

推赤心

置人腹

中

銅馬。鐵脛。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都

是盜賊的名號。夫騎是衝鋒的馬軍。渠帥是

賊首。此時天下無主。盜賊縱橫。於是銅馬鐵

脛。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賊。各領

部曲。大衆會合。約有數百萬人。到處劫掠。擾

害百姓。這年秋間。光武為蕭王。領兵征剿銅

馬賊於鄆縣。將軍吳漢發幽州突騎來會于

清陽縣。軍馬甚盛。那銅馬賊以此不敢散出

打槍糧食盡了。乘夜逃去。光武統兵追趕到

館陶縣地方。把這夥賊都殺敗了。盡數投降。降

箇騎着一疋馬。徑到各營中。按行部陳。觀看營伍。示之以不疑。於是來降的人。轉相傳說。我等新來投降。意思好反。尚未可知。蕭王就這等待我。他把一片赤心。推出來放在人的腹中。沒有一毫猜忌。他以至誠待人如此。我等安得不傾心歸向。願為效死乎。由是數萬之眾。無不悅服。光武乃盡以投降的人。分派在諸將營中。各自管轄。因此光武的軍馬眾盛。至數十萬。此時雖未稱尊號。然從此威名大著。遠近歸心。關西百姓。因他能收服銅馬諸賊。遂號他為銅馬皇帝。一

通鑑直解卷之十終

通鑑直解卷之十

音釋

蝕 音在日月也 **驚** 音敖 憂藥艸名又駕一駿

馬忌此 **隕** 音殞 落也 **耐** 音耐 醞也 **刳** 音吻 割也 **續** 音

日也 **輶** 音益 車相 **擘** 音葉 雷電震貌 **哺** 音甫 申 **黜** 音

也 **退** 音過 又音跳 **筆** 音樞 又音 **滹** 音呼 又 **沱** 音

去也 放也 絕也 **鄒** 音交 預章 **脛** 音

江別流 派也 又滹 河 **鄒** 音交 預章 **脛** 音

名又傍 大雨貌 韻文 **鄒** 音交 預章 **脛** 音

通鑑直解卷之十音釋

通鑑直解卷之十一

世祖光武皇帝

是景帝七世孫。舉兵誅王莽。興復漢室。為中興一代之始祖。故廟號世祖皇帝。

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天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

思無爲久自苦也。人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

中山卽今定州。平棘卽今趙州。都屬真定府。光武此時爲蕭王，剿平羣盜，回到中山地方。諸將馬武等料度更始必敗，又見光武功德日盛，因勸光武卽帝位，稱尊號。名號旣正，乃可以聲罪討賊。光武謙讓不肯聽從。又行到南平棘地方，諸將再三勸進。光武尚不肯從。於是耿純進前說道：如今衆將士每都是各處地方的人，所以拋舍了親戚，離別了鄉土，來從大王於戰陣矢石之間，冒死而不顧者，他的筭計也只指望大王一旦立爲天子，他每就都是佐命之臣。如攀着龍鱗，附着鳳翼，乘此機會，立些功業，以成號。平生的志氣也。

不在下相從。這遭如今天時已至，而遲留不決。衆心共戴，而違逆不從，不早正天子的位號。臣恐衆將士每失了指望，差了計筭，箇箇都灰心解體，思量回去了。何故久拋了鄉土親戚，空自在這裏受許多辛苦，爲着甚麼？將見大衆一散，難以再合。大王手下的謀臣猛將，旣都散去了，却與誰共取天下乎？光武乃深自感悟，說道：你這話也說的有理。待我仔細思量，再作區處。當是時光武所以遜避而不敢當者，以有更始在也。然更始雖在，不過徒擁虛名耳。天下禍亂，豈庸才所能平定乎？觀三輔吏士喜見威儀，王郎追急，滹沱水合人心，天命已屬光武久矣。繼漢家之統者，舍光武其誰？乃猶不得已而後從此可見真主之器度，與尋常盜名字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亦伏符

亦伏符

亦伏符

亦伏符

亦伏符

亦伏符

亦伏符

亦伏符

行至部。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

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

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

六月。王卽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高。是縣名。卽今真定府高邑縣。光武因諸將
耿純等勸卽帝位。心裏尚躊躇未決。行到鄗
縣。以將軍馮異鎮守孟津。必探聽得長安中
的消息。乃使人去召他來。密問他四方動靜
如何。馮異對說。更始政事荒亂。必然敗亡。漢
家宗祀無託。大王既漢家宗室。又且功德隆

盛。今宗廟之憂。在於大王。不可拘小節而忘
大計。宜勉從衆議。早正位號。以奉宗廟之統。
以安億兆之心。正商議間。適有箇書生姓彊
名華。自關中奉箇讖書。叫做赤伏符。來見光
武。那讖書上說道。劉秀發兵捕不道。劉秀是
光武的姓名。這句是說光武起兵。剿滅那無
道之人。四夷雲集龍鬪野。這句是說四方兵
起。如雲之聚。羣雄戰爭。如龍鬪於野一般。四
七之際。火爲主。四七。是二十八。自漢高祖開
國。至光武起兵。凡二百二十八年。故曰四七。
漢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火爲主。這句是說漢
家天下。中間雖遭一厄。到二百二十八年之
間。又有真主中興。還是漢家作主。看這符讖
都是光武受命。漢家復興之兆。於是羣臣以
光武名應圖書。又再三勸進。六月。光武乃卽
皇帝位。于鄗縣之南。改年號做建武元年。大

陰識辭

救天下。夫以光武之功德。又當更始垂亡。天下無主。其正尊位以繫人心宜矣。但不必借赤伏符。以為受命之徵。蓋識記之書。乃聖人所不道。多出於方士妖人。假造出來。不可盡信。光武既以赤伏符即位。遂加尊信。其後用王梁為司空。亦決之於識語。而鄭興、桓譚皆以非識被譴。則惑之甚矣。後世妖書妖言。實自此始。豈非盛德之一累哉。

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托屬掖親。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

貴人是妣嬪的官號。掖是掖庭。指後宮。說建武二年。光武以天下初定。念諸將征代之功。

乃盡封眾功臣。鄧禹、吳漢等為列侯。那時功臣裏面有箇陰鄉侯。叫做陰識。是後宮貴人陰麗華的兄。前此已受封了。他有軍功。又該加封。陰識乃叩頭辭讓。說道：臣妹在後宮。臣既附托于掖庭為親屬。若再加爵邑之賞。人不說陛下是賞功。只說是偏厚親戚。有所私於臣。恐不可以昭示天下。使人心服。光武因他說得有理。就准其辭免。夫外戚之家。不患不富貴。但患富貴太過。盛滿難居耳。觀前漢呂氏、霍氏。及王莽家。皆以親戚濫封。滿門貴盛。終致禍敗。大則亂國。小則破家。陰識之辭讓。豈非有鑒於前車之覆轍乎。光武從之。亦所以愛厚而保全之也。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

才明勇
畧非人

敵也
濶達人

節同高
祖

高帝無
可無不

可
光武動

如節度

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

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

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

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賢意不懌。曰。如卿言。反

復勝耳。

隴右是地名。在今陝西鞏昌臨洮等府地方。光武即位之五年。此時西州上將軍隗囂尚

占據隴右。使其賓客馬援至洛陽朝見。光武以通歸順之意。且欲窺看光武之為人。光武既管待了馬援。使來款持節伴送他回隴右。隗囂因馬援初回。乃引他入臥內。與他同睡同起。私問他以東方事體。蓋隴右在西。洛陽在東。故稱京師為東方。馬援對說。前到朝廷。主上引入相見。凡數十次。每接燕談。輒自夜至明。疊疊不倦。竊見主上之才。明勇畧。皆非常人所能敵也。且開心見誠。把心腹的話。都直說出來。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有帝王之度。畧與漢高帝相同。至如博覽經學。通知古今。其政事與文章辯論。則近代帝王無可比者。隗囂問說。卿看今上比高帝優劣何如。馬援說。今上若比高帝。還不及此。高帝豁達大度。不拘小節。隨時應變。無可無不可。今上好親理吏事。一言一動。必循着規矩。不肯一些

差錯。又不喜飲酒。似不如高帝之雄畧。隗囂見馬援道說。以為褒美光武大過。意下不樂。乃應說。如卿所言。動有節度。又不喜飲酒。這正是帝王的美德。然則今上反更勝於高帝。邪。此時隗囂雖遣使納款。而其心實持兩端。所以一聞馬援以光武比高帝。便不樂如此。以今論之。漢高帝天資極高。弘模大畧。非光武所及。但不好學。故每事有粗疎處。光武之規模。雖不及高帝。而博覽經學。動合古法。故事事精密。少有過舉。可見帝王聰明。雖得於天縱。而學問之功。亦不可無也。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

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關中。即今陝西地方。咸陽。即今西安府。征西將軍馮異。既代鄧禹鎮守關中。勦除羣盜。安集百姓。出入三年。光武一意委任他。關中有一箇上林苑。原是車駕遊幸的去處。馮異屯兵在裏面。百姓歸附得多。便成一箇大都會。那時朝中有人奏他說。馮異在關中。專制一方。威權太重。百姓每的心。都歸服他。號他做咸陽王。關中地方。只知有馮異。不知有朝廷。其得人心如此。勢不可測。須用隄防。這正是讒邪小人離間馮異的說話。光武心裏却信得馮異是忠誠為國的人。初不因人言而生猜忌。就把這章奏封去與馮異看。馮異見了惶

光武
以安
異

懼不自安。卽上書表白心事。自陳謝罪。光武手詔批答說。將軍於我國家。義雖有君臣之分。恩則猶父子之親。將軍忠義。朝廷備知。縱有人言。豈能離間。何嫌何疑。而懷恐懼之意哉。這是光武慰安馮異的意思。所以保全功臣者至矣。嘗觀韓信。彭越。俱有開國之功。然高祖一聞疑似之言。便加誅戮。而先武乃能保全如此。雖馮異之謙讓不伐。自與韓彭不同。而光武之以禮御臣。過於高祖遠矣。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舍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巨野麥
飯之報
厚意久
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射鉤之
檻車之
恩

披荆棘。是削平僭亂的意。思。鉤。是帶鉤。檻車。是囚車。巾車。是鄉名。此時馮異鎮守關中。年久。思慕朝廷。乃自長安入朝。光武見了馮異。因指示與公卿說。此人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相從最久。關中連經更始。赤眉之亂。盜賊紛起。道路不通。如荆棘一般。他能替我削平僭亂。芟除荆棘。以定關中。收復我祖宗的舊都。其功大矣。朝罷。又特賜他珍寶錢帛等物。傳

旨與他說。先年在河北爲王郎所追。倉卒困
餓之時。你於蕪葦亭進我豆粥。到滹沱河。又
進我麥飯。幸得免於艱危。致有今日。你這厚
情。久未酬報。今特以此物相報。夫光武之賜
馮異。不專爲一飯之德。蓋念其相從於患難
耳。馮異叩頭謝恩。對說。臣聞昔齊桓公與其
弟子糾爭國。此時管仲臣事子糾。將兵堵截
桓公。不使入齊。射中桓公的帶鉤。及桓公既
立。求管仲於魯。魯人把管仲縛在囚車裏。解
送與齊。桓公知他是賢人。親解其縛。用以爲
相。其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齊國富強。乃告
桓公說。願吾君無以今日佚樂。忘却前日射
鉤之危。臣無以今日顯榮。忘却前日檻車之
辱。君臣上下。常念念如在患難之中。而後可。
管仲與桓公以此交相警戒。而齊國卒賴其
福。臣昔爲郡吏。替王莽堅守父城。偶出行至

中。中鄉被漢兵拏獲。荷蒙陛下聖恩。赦而不
誅。以有今日。臣今亦願國家不要忘了河北
意辱之難。而常兢業以圖存。小臣亦不敢忘
了中車赦罪之恩。而必感激以圖報。庶幾無
愧於齊之君臣矣。光武留馮異任京師十餘
日。命他與妻子仍回長安鎮守。自古有國家
者。每能憂勤於艱難多事之秋。而不能不侈
肆於宴安無事之日。惟逸能思危。安能惟始
者。然後可以履盛持盈。永保天命。故管仲之
警桓公以射鉤。馮異之動光武以河北。其意
一也。然桓公竟以驕侈不終。而光武之恭
儉憂勤。三十年如一日。其賢於桓公遠矣。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
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

帝

高帝優
相同之

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
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
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
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大司農。司隸校尉。都是官名。司農。掌出納錢
穀之任。司隸校尉。專以督察奸邪。漢家以司
馬。司徒。司空為三公。即是宰相之職。其後王
氏以外戚相繼為大司馬。專擅國政。王莽因
之。而移漢祚。到光武時。大司農。江馮懲鑒前
弊。建議奏說。三公位尊權重。他的罪過。無人
糾舉。恐養成禍亂。今司隸校尉。本是京師督
察的官。可着他訪察糾舉三公的罪過。可以大

臣知所警畏。不敢為非。這雖是防患的意思。
然人君信任輔相。優禮大臣。豈宜如此。於是
司空衙門有首掾史陳元。上疏說道。臣聞人
君於臣。有大賢可為師的。能以師禮尊之。法
其道德。便可以與帝業。有次賢可為友的。能
以賓禮敬之。資其謨議。便可以圖霸功。故周
武王以太公望為尚父。這便是師臣者帝。齊
桓公以管夷吾為仲父。這便是賓臣者霸。若
論近世。則我朝高祖也。曾優厚相國之禮。如
賜蕭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是也。太宗文帝
也。曾寬假宰輔之權。如容申屠嘉。召治鄧通
是也。周家之典。如彼。祖宗之德。如此。今陛下
只宜法周文王。武王。修其聖典。法我高祖太
宗。襲其遺德。勞心以下士。無有傲慢。屈節以
待賢。無有猜疑。則賓師之禮。既盡。帝王之治
可興。今既以為賢。立他為三公輔相。上佐天

子。下統百僚。那司隸校尉。一有司官耳。乃又使之訪察公輔的罪過。得以持其長短。成甚體統。尚何以爲天子之股肱。百僚之師表乎。臣以爲爲斷不可如此。光武因陳元說的有理。卽從其言。而待輔相之禮加隆矣。大抵人主任相。只當審擇於未任之先。不可致疑於既任之後。前時王莽所以能爲禍亂者。乃是信任外戚之過。非信任三公之過也。若緣此故。一槩猜疑。苛求備責。讒譖易生。雖有太公管仲之賢。亦豈得行其志哉。賈生有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鼠近於器。尚憚不投。而况貴臣之近主乎。待大臣者。所宜深思也。

趙王良從帝送欽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

鮑
手避
貴戚
欽

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中郎將。是官名。主宿衛侍從之事。門候。是守城門的官。辟。是舉用。彊禦。是豪強抗拒的意。思。來欽領兵伐蜀。卒於軍中。還葬洛陽。光武親率羣臣與他送殯出城。有趙王各良。隨駕送殯。回來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路。趙王怒。喝令張邯退回車子。讓他先入。又怪責城門官。不該先放張邯進城。城門官既叩頭謝罪。趙王仍着他當馬前。行走數十步。以辱

之。那時司隸校尉鮑永。是箇剛正執法的人。就劾奏說。趙主良位在侯王。本是國家的藩。臣乃不尊朝廷。斥辱天子之命吏。無藩臣之禮。大不敬。趙王是光武之叔。貴戚尊重。而鮑永乃敢據法劾奏之。朝廷之上。因此都肅然敬畏。不敢犯法。鮑永又舉扶風人鮑恢。做都官從事。都官從事。是司隸的屬官。專訪察百官之過失。鮑恢為人。也剛直敢為。百官但有犯法。即行舉奏。就是勢要人家。能抗拒有司的。他亦依法糾舉。無所畏避。光武常戒諭皇親外戚家說。你每各人。且當斂手以避那鮑永。鮑恢三人。不要犯法。取他劾奏。夫人臣必能為君執法。而後朝廷之勢尊。人主必能容其臣執法。而後朝廷之法行。今鮑永劾奏親王。鮑恢攻擊疆禦。光武不惟能容。且常舉之以戒貴戚。此豈待貴戚之厚。不若二臣哉。蓋

容二臣者。所以正法也。正法者。所以尊朝廷也。使當時於執法之臣。一犯貴近。即從而加罪之。則人臣孰肯以身守法。而朝廷又安有肅然之治哉。史稱光武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觀於此。益信矣。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睢陽是縣名。武威是郡名。雷同是同聲附和。如雷聲之相應一般。光武知道睢陽令任延

任延不
敢奉詔

是好官。陞他做武威郡太守。召來面見。戒諭他說道。郡縣官的名譽。全憑上司官薦舉。你今去到地方。好生承事。那監臨的上司官。不可違拂了他的意思。以致損失了你的名譽。這是光武故意試問任延。以觀其意向。何如。任延却以正對說。臣聞古語說。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蓋人臣實心為國為民。不顧自身的毀譽榮辱。這叫做忠。若只為身圖。不顧國與民的休戚利害。這叫做私。二者相反。所以忠的便無私。私的便不忠。此必然之理也。故為臣者。所履而行的。必是正理。所奉而守的。必是公法。但觀理法之是非。不徇上官之喜怒。這方是人臣的大節。若上官道可。我也道可。上官道不可。我也道不可。更不顧正理公法。如何同聲附和。如出一口。似這等的人。雖是做了好官。要了名譽。却把國家的事。都廢壞。

了。百姓的困苦。都不相關。豈陛下之福哉。人臣受國家厚恩。唯知奉公守法。上為國家。下為生民而已。毀譽禍福。豈暇顧哉。善事上官之言。臣實不敢奉命。於是光武嘆息說道。卿所言是也。其後任延在武威。內搏豪強。外禦羗虜。置水官以理溝渠。置校官以興儒雅。列名循吏。真可謂不愧其言矣。大抵郡縣官務求聲名。必善事上官。善事上官。必刻剝百姓。故上官好賄賂。則郡縣必勞民以奔走之。上官好官好逢迎。則郡縣必勞民以奔走之。上官好自尊大。則郡縣必承望風旨。顛倒是非。以阿順之。於是監臨官視此以為賢否。而舉劾因之。銓曹視此以為優劣。而黜陟因之。故雷同者。往往得美官。而履正奉公之士。為世所譏笑。吏治之日壞。有由然也。要必嚴勅監司督察之官。崇獎惻愍。無華之吏。無為聲名所眩。

然後

十三年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寶

詔以銀

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

馬駕鼓

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

騎士是扈駕的馬軍。鼓車是載鼓的車。光武即位十三年。外國有以良馬來獻者。其馬一日能行千里。又獻寶劍。其價可值百金。光武雖以遠人之意受。而不知。然未嘗以之為寶。卽以劍賜騎士。懸帶。以馬駕鼓車。都不留自用。光武為人。素性不喜聽音樂。手裏金不曾持着珠玉為玩。其簡澹儉約如此。蓋人君好尚雖微。關係甚大。凡珠玉狗馬音樂等事。一

有所溺。皆足以妨政害治。而貽生民之禍。漢武帝只為好大宛之善馬。南越之珠璣瑇瑁。而窮兵遠討。壞了。多少生靈。唐明皇只為好霓裳羽衣之曲。終日流連。廢却政事。天下幾至於亡。故古之聖王。抵壁於山。投珠於淵。不畜珍禽奇獸。不近淫聲亂色。所以防其漸也。若光武者。誠可為萬世之法矣。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暉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

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

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上東門。東中門。都是洛陽城門。參封。是縣名。光武一日曾出去打獵。到夜深方回。那時城門已閉。光武至上東門。有箇守門的官。姓鄧。名惲。閉門不開。不放車駕進入。光武只道他不認得。着左右隨從的人。見面於門間。使他識認。鄧惲對說。這等深夜。火光遼遠。怎麼辨得真偽。終不開門。光武不得已。轉從東中門進入。回宮。至次日早。鄧惲又上書諫說。昔日周文王不敢以出游打獵為樂。使那萬民只供正經的賦稅。未嘗無故濫費。且陛下以萬乘之尊。遠獵山林。晝日不足。以夜繼之。陛下縱自輕。其如社稷宗廟付託之重何。臣未見

其可也。書奏。光武深嘉其言。賞鄧惲布百匹。反將那守東中門的官。降為參封縣尉。蓋罪其門禁之不嚴也。夫當鄧惲拒關時。他豈不認的是光武。但京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啓閉。當備非常。故雖天子之詔。且不敢奉。况其他乎。光武之賞鄧惲。誠悔其夜獵之過。而為社稷宗廟自愛重也。且鄧惲以忤旨蒙賞。東中門候以順旨被罰。惟論事之當否。不徇情之喜怒。賞罰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

此非爾所及

非爾所及

光武自起兵以來。身經百戰。在兵間日久。已厭苦武事。又知道天下遭戰爭之苦。疲敝虛耗已極。都願休兵罷戰。得以息肩無事。只為隗囂據隴右。公孫述據蜀中。二方未定。不得已用兵征討。自囂述既滅。隴蜀既平之後。即專意休息。非有警急的邊報。未嘗說起軍旅。恐其生事以勞民。皇太子曾一日問及攻戰之事。光武說。昔衛靈公問陳法於孔子。孔子以軍旅之事。非為國之急務。不肯答他。今攻戰事。非爾所能及。可勿問也。蓋兵乃凶器。戰乃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用武不已。則不惟國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既平隴蜀。不言軍旅。實有得於先王偃武修文之思。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河南南陽不可問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

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

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

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

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

近世近親不可問 東海公首服如

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陳留。穎川。弘農。河南。南陽。都是漢時郡名。謂者。是近侍官。二千石。是郡守。國相。長吏。是正官。此時。光武方踏勘。覈實天下開墾地畝。照地起科。各郡太守。都差人到京。奏報地畝。糧差的規則。陳留郡差一箇吏來。他奏書板上。寫着兩句。說道。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偶然看了。不曉得這意思。就詰問那差來的吏。為何寫這兩句。吏不敢承認。只支吾說。從洛陽長壽街上拾得這奏牘。不知其意。光武惱怒。此時。光武第四子。封東海郡公。名陽的。年纔十二歲。在御帳背後說。這吏是受他本府官分付。叫他各處墾田的事。體相比。比方耳。光武問說。即如此。何故說河南。南陽。不可問。東海公對說。河南是京城地方。

多有左右貴幸功臣田土。南陽是父舅的鄉里。多有族屬親戚人家的田土。近臣近親。這兩樣人家。倚恃權勢。古種地土。往往違越法制。朝廷不知。人不敢言。所報數目。不可為定準。所以說。穎川。弘農。與他郡中事體相同。可問。河南。南陽。事體不同。不可問。光武就着面。前侍衛的虎賁郎將。詰問那差來的吏。那吏乃自首輸服。說委的是這意思。光武見東海公聰明如此。越發奇愛他。因遣謁者官往各處地方。考察覈實。那郡守。國相。縣令等官。但有阿諛奉承。勢要人家。及虧枉平民。不得均土的。都治以罪。自古國家要立法度。必須先從左右貴戚人家為始。若這兩樣人家。任從豪橫放縱。無所稽查。朝廷法度如何得行。因循日久。僭亂之禍。皆由此起。不獨墾田一事為然也。東海公方在冲年。便能知此。可謂資

尊不凡者矣。其後竟立為太子。即位為孝明皇帝。豈非天啓之哉。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既以頭擊楹。

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疆。京師莫不震慄。

京師莫不震慄

宜疆

蒼頭

雒陽是縣名。蒼頭是家奴。楹是柱。文叔是光武的字。光武時。陳留人董宣做在京雒陽縣令。光武之姊湖陽公主。有家奴白日行兇殺人。因藏躲。在公主家裏。官府拿他不得。一日

公主出來遊行。那家奴跟隨在車上。董宣探知。先往夏門亭伺候他。公主車到。就攔駐了車。叩着馬。不放過去。以刀畫地。大聲數責公主。主的過失。說他不該縱容家人。窩藏罪犯。乃喝奴下車。就親手擊殺之。公主即時回宮。告訴光武。光武大怒。喚董宣來。要打殺他。董宣叩頭請說。願容臣一言而後死。光武問說。你要說甚麼。董宣對說。陛下聖德中興。當以法度治天下。若縱家奴殺人。不使償命。是無法度了。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杖。請得自殺。就以頭撞柱。流血滿面。光武見他說得有理。急令小黃門持定他。不要他撞死。只着他與公主叩頭謝罪。便罷。董宣不從。光武使人將他頭按下。董宣兩手撐地。終不肯低頭。一叩。公主見光武有容。董宣之意。從旁略說。文叔做白衣庶人時。曾藏

上命。的。匿死罪。的。官吏畏文叔之威。也不敢一令。而任其殺家奴乎。光武笑說。做天子。却與白衣人不同。蓋布衣任俠使氣。猶或可以妄為。若天子則法度所自出。若任意容私。是自家先壞了法度了。又何以正朝廷。而正萬民。光武喜董宣如此。鯁直。以其疆了頭項。而不屈。遂稱他做疆項令。傳旨着這疆項令。且出。既饒了。又賜錢三十萬。以獎勵之。董宣把錢盡分與手下諸吏。蓋彰君之恩。欲諸吏皆效其所為。不畏強禦也。董宣既受知於上。因此能搏擊豪彊。無所畏避。京師中莫不震慄。無敢倚勢以犯法者。光武這一事。與戒貴戚。避二鮑的意同。夫親王至尊。一與親臣爭道。則司隸得以劾其罪。公主至尊。一縱家奴殺人。則縣令得以數其失。而為司隸與縣令者。

又或以見稱或以受賞。然則國法安有不行。而人心安有不肅者乎。故終光武之世。宗藩貴戚。皆知循禮守法。保其祿位。有由然矣。

先武不為西域

皆部獲

八國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莎車。車師。都是西域國名。賢是莎車王名。都護。是總領屬夷之官。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恃其強大。要兼并西域諸國。諸國自度弱小。敵他不過。恐為所併。都憂愁懼怕。要借大漢的兵力以為助。於是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一時都遣其嗣子入侍漢庭。以為質當。

情願請朝廷都護官一員。出去鎮撫西域諸國。使莎車不能侵害。光武自思中國禍亂方纔平定。北邊匈奴尚未歸服。兵戈始息。防禦尚多。何暇又遠及西域。於是將那各國侍子。都發遣回去。仍厚加賞賜。以答其來意。至於都護之請。則寢而不行。恐勞費兵力也。夫西域諸國。武帝頻年遣使出兵。糜費中國。以求其通而不得。今諸國自來納款。實愛于求。都護而光武不許。然武帝不免於虛耗。而光武不失為治平。由是觀之。中國之輕重。固不在戎狄之去來。又何必徒敝吾民以事無益哉。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

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大人是虜中各部落的頭領鮮卑是東胡國名光武時匈奴中有箇日逐五名比是呼韓邪單于之孫管領匈奴南邊入箇部落這日逐王自以不得立爲單于常懷怨恨欲與單于相圖至建武二十四年那入箇部落的頭領共議立北爲呼韓邪單于仍襲他祖公的名號以他祖公呼韓邪嘗依漢得安如今也要自附於漢以求中國之助於是率衆到五

原郡來上自請稱臣內屬願永爲漢之藩蔽替中國堵截北虜光武將這事情下與公卿每會議那時會議的都說若受了匈奴之降須用金帛賞賚他萬一他國內有難又須出兵去救他今天下初定中國空虛豈可復費中國之力與夷狄作主且夷狄狡詐真偽難知不可許也獨有五官中郎將耿國議說昔孝宣帝受呼韓邪之降邊境無事者數十年自中興以來匈奴驕慢屢爲邊患今幸他國內分離他的孫子又來納款宜如孝宣帝時故事受他就使他近塞居住東扞鮮卑北邊抗拒着匈奴以夷狄而禦夷狄最爲中國之利且以倡率勉勵諸四夷都效他這般歸順又乘邊境無事之時得把那沿邊諸郡被匈奴殘破的漸漸修復却不是好光武以耿國之說爲是遂從其計立日逐王爲單

于號倣南匈奴。於是匈奴遂分爲二矣。嘗觀西域諸國各請內屬。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請降。而光武受之。何也。蓋先時中國初定。匈奴方強。故却西域之請。而專意北虜。所以安中國也。至此時匈奴有分爭之釁。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其制北虜。亦所以安中國也。且西夷北虜。其勢不同。西域之去來。不足爲中國之輕重。而北虜之分合。則有關於邊境之安危。故制禦之策。不同如此。其後南北匈奴互相攻擊。而中國晏然。累世無兵革之警。斯其效昭然可睹矣。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

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體
自隴同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自家預先造下生墳。叫做壽陵。謂之壽者。蓋取考終之意。光武說。上古時帝王喪葬。其禮甚簡。陵前擺列人物。都是土燒成的。其器之類。都是瓦的。以素木爲車。茅草爲馬。不用金銀珠玉。其葬之薄如此。所葬之地。又都只因地勢之高下。不另起山陵丘塚。所以然者。不但節省財力。亦欲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免於發掘之患也。今我所制造的壽陵。其地不過用二三頃。不必太廣。亦畧倣古人之制。因山爲高。因地爲下。不必又築土爲山陵。鑿地爲陂池。止通溝渠。令可流水便罷。庶使繼漢迭興之後。雖朝代不同。此

墳陵體制。與丘阜隴阪一般。人莫知其處。可
以保全而無患也。夫死者。人情所忌。諱也。而
光武預作陵寢于生前。窮奢極費。以厚葬為
禮者。秦漢以來之敝俗也。而光武務從簡儉
此。那秦家驪山之制。用徒七十萬。耗費天下
財力。不數年而遭發掘者。何其愚之甚哉。以
明。而慮之遠也。

臧官請
伐匈奴

臧官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
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
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
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持黃石
之說以
成

光武不
事邊功

能制疆。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力。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
下之半。本傳此句下有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
知息民。自是將吳敢復言兵事者。

并時不
知息民

諸將莫
敢合兵

黃石公是秦時有道之士。曾授書於張良。叫
做素書。光武二十七年。北匈奴屢被南匈奴
抄掠。不能自安。也要與漢家相親。那時漢朝
有兩箇猛將。叫做臧官。馬武。齊上本說道。匈
奴之性。惟知貪利。沒有禮法。與信義窮迫時
財。稽首投降。及安樂時。又侵犯為寇。不可以

恩信結得。今聞虜中地面。人畜遭瘟疫多死。又有大旱。蝗蟲之災。數千里盡成空地。一無所收。疲困乏力。不能當我中國的一郡。此天亡匈奴之時也。今若乘此時。遣將臨邊。懸厚賞之格。以告諭東胡西羌諸國。使他左右夾攻。則北虜亡滅之期。不出數年耳。豈可舍而不誅。以養寇遺患乎。光武下詔答他。說道。黃石公書上說。天下之事。柔者偏能制剛。弱者偏能制強。舍近而謀遠者。徒勞而無功。舍遠而謀近者。安逸而有終。所以說務廣關其土地者。必致荒亂。務廣施其德澤者。乃能強盛。這幾句都是黃石公的格言。大抵惡剛強而戒遠圖。真有國家者之所當念也。今我國內自無善政。天降災變。也連年不息。方自憂之不暇。而又欲窮兵遠討。從事於邊外乎。假如時勢可為。就是用天下一半之力。以滅此大

寇。豈不是我的至願。苟非其時。不如且休息民力。保守中國。以遵黃石公守弱謀近之戒。可也。自此以後。諸將知先武有休兵之意。莫敢再言兵事者。蓋帝王之制。御夷狄。於其來降。則以恩撫之。至其有侵犯之釁。亦不過預修武備。固守邊疆。使之不能為大害而已。若忿其難馴。乘其衰敝。遂欲發兵深入其地。將見虜未必滅。而中國之疲耗。已不可勝言矣。光武引黃石公之說。以却臧馬。二將之請。何其識明而慮遠哉。

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

世祖

詩

何事

七十二

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封。是加土于山上。禪。是設壇于山下。泰山。是東岳。山名。自秦漢以來。相傳古者帝王在位。年久。天下太平。則於東岳泰山上。行封禪祭天之禮。以告成功。而延福祚。自書傳所記。曾封禪泰山者。有七十二君。這都是世俗誇誕之言。非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守位之道也。先武即位之建武三十年。車駕出去巡狩東方。此時天下無事。羣臣因而獻諛說。道自古帝王都曾封禪。今陛下即位三十年。功德茂盛。禮當封禪。泰山好。趁此東巡而行之。先武不許。說道。封禪。泰山。是因天下太平而告成功。今我即位雖三十年。當戰伐瘡痍之後。無德於民。百姓每未免愁苦。怨氣滿腹。若說太平。我將誰欺。敢要欺天乎。夫如何欺瞞得。孔子說。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林放尚能知禮之本。泰山必不享非禮之祭。今何必務此虛名。載在史書上。徒污辱那七十二代聖君所編的圖錄。以取天下後世譏笑乎。於是群臣乃不敢復言封禪事矣。按封禪之禮。不見于聖經。惟秦始皇嘗為之。至於漢武帝信方士禱祀之說。登泰山。禪梁父。而侈心日肆。卒之海內虛耗。漢業幾傾。安在其為太平有功乎。夫自古聖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能永保天命。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功德最盛。然觀其臨終遺詔說。朕在位二十餘年。嗣守先帝洪業。常恐其不克終。是其心未嘗敢一日侈然自放也。而天下後世稱文帝之德者不衰。又何必封禪以誇世俗哉。今先武之拒羣臣。止是謙讓未遑。尚未能明言其非禮也。故未幾而又信讖文以行之。蓋信道不篤之過也。

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
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
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
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光武之末年。京師有醴泉涌出。其味甘美。如
酒醴一般。又有赤色瑞草。生於水濱。各處郡
國常奏。上有甘露之瑞。於是羣臣奏說。靈異
之物。頻仍而降。這都是聖德所感。非偶然也。
宜宣付史館。令太史官撰集成書。以傳示來
世。光武不聽。每自謙已無功德。可致祥瑞。凡
郡國所進上的。輒抑止之。而不敢當。往往不
曾宣布。所以當時祥瑞雖多。然史官少得記

載焉。夫水泉雨露。草木鳥獸。或色味稍別。或
形質特殊。此皆出於氣化之偶然。不足為瑞
惟人主一好之。則天下之搜求假飾。以中其
欲者。紛紛而至。甚有指菌為芝。指雀為鸞者。
記在史書。徒取後世之嗤笑耳。嘗觀漢文帝
之世。不聞祥瑞。而天下稱治。至於武帝。白麟
赤馬。芝房寶鼎之瑞。史不絕書。而竟無補於
海內之虛耗。然則祥瑞果何益乎。光武抑祈
瑞而不書。非獨謙讓。
蓋其所見者遠矣。

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
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

樂此不為疲

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

光武總

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

攬權綱

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

復前烈

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這一段是史臣總叙光武的好處。光武每日天明時便出來臨朝，直到日西時纔罷朝。回宮其勤政如此。罷朝之後，又時常引見公卿大臣，及宿衛的郎將，與他講論經書中的義理。直到夜半纔去歇息。其勤學如此。皇太子見光武這等勞苦，恐過用了精神，每乘空進諫說：陛下勵精圖治，固有大禹成湯之明，而形神過勞，恐失了黃帝老子所以養性之福。

顯宗孝明皇帝

願且願養愛惜自家的精神，使常安閒自在。何必這等朝夕勤苦？光武說：我自喜懽與羣臣講論，考求經典，啓發志意，以此為樂。不覺疲倦。其勤勞出于天性如此。雖值衰亂，起于民間，自戰而有天下，用征伐以成大業。及天下既定，便偃武修文。功臣退奉朝請，文吏進而用事，以武取之，以文守之。其文武並用如此。又且明慎政體，悉得其樞要。總攬權綱，無失其操柄。量其時之所宜，度吾力之所能。務在可行，不為迂濶。凡所舉動，一無過差。故能恢復前烈。於高祖有光，而身致太平。成建武之盛治也。光武之為君如此。規模弘遠，而節目精密。此所以能振炎運于中。

名莊。是光武之子。在位十八年。廟號顯宗。

幸辟雍
行養老

禮
三老五

更
諸儒執

經問難

冠帶圍
橋門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

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

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緝紳之人圍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辟雍是古時太學之名。即今國子監。緝紳是插紳是大帶。插笏於帶間。叫做緝紳。億是十萬。明帝即位之二年冬十月。車駕臨幸太學。初行先王養老之禮。古時養老於公卿中選年高有德的號做三老。又選年高更歷世事的號做五更。天子以父師之禮事之。迎之以安

耳。長之以几杖。又親自割牲。執醬。執爵。供奉

他飲食。所以敬老尊賢。帝王之盛節也。自秦漢以來。此禮久廢。至明帝始舉行之。以其賢

臣李躬為三老。師傳桓榮為五更。而饗之於太學。凡一應迎送供奉的儀節。都照依古禮

行禮。既畢。又引桓榮及其門下弟子。同上講堂。明帝親自與諸弟子辯論經義。諸弟子各

手執經書。在帝座前。質問疑難處。明帝一一與他講解。此時大禮初行。人所創見。冠帶緝

紳之人。羅列在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動人心如此。自古帝

王莫不以禮樂教化為急務。然三代而下。尊師重傅。好學崇儒。未有如明帝之甚者。固是

他天性過人。又為太子時。曾受經於桓榮者十餘年。所以道理講明得多。慨然有慕古之

志。至降天子之尊。賓禮老更。而不以為厭。故

永平之治。粲然可觀。豈非務學之效哉。

馬氏大練

此緇特宜染色

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踈麤。以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緇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大練是粗厚的絲帛。綺是文錦。縠是縐紗。明帝永平三年。冊立後宮貴人馬氏為皇后。后乃功臣馬援的少女。光武時。選人太子宮。上專皇太后。下後同列。曲盡道理。其貞淑之德。

右後宮為第一。故明帝以母后之命立為皇后。既正中宮之位。尊貴已極。越發謙謹。整肅無一毫奢侈。放縱的意思。平日無他嗜好。只喜好誦讀書史。尋常尚的袍服。不尚華美。止是粗厚的紵絲絹帛之類。裙裳下邊不加緣飾。每月朔望。眾妃嬪公主。每都來朝謁。望見皇后袍服踈粗。只道是錦綺羅縠奇麗之物。及就而視之。乃笑說：這樣粗衣。豈是皇后所服的。馬后不好自說。是節儉。只權詞解說。這絲帛雖粗。却耐得澣洗。好染顏色。故用以為衣服耳。豈可以為朴陋耶。大抵宮闈服御。雖微。而風化所關甚大。自皇后安於儉外。則六宮妃主。必不敢以華靡相高。而凡戚里人家。亦莫不斂飭矣。民間傳聞。以為宮中尚然如此。又豈有不安於布素者乎。由是綺縠之物。將無所用。濫巧之工。自不肯為。天下物力。必

然滋殖。其所以助成德政者。豈小補哉。此馬后之賢。所以為東漢首稱也。

圖畫二十八將

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馬援不與雲臺

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椒房。是皇后住的宮。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椒房。明帝追思光武時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的形像於南宮之雲臺。傳示後世。以鄧禹之功最多。列居第一。其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這二十人。或從光武起南陽。或從光武定河北。都有佐命之功。此外又加添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蓋王常。李通之推戴。竇融之歸順。卓茂之不仕。王莽皆有功德。可稱故也。光所畫的。共三十二人。有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北伐。功勞甚多。本當在圖畫之列。只因他是馬皇后之父。明帝不欲已有私外戚之名。故捨馬援而不與焉。夫馬援平隴蜀。征交趾。其功不在吳。賈諸臣之下。即使圖形雲臺。藏名太室。天下後世。孰議明帝之為私。而帝乃以外戚之故。遂不敢錄。其亦避嫌之過矣。然帝能不

私后家。終其世。后之兄弟未嘗改官。而后亦能仰體此意。不為外家少求恩澤。此皆可為後世法也。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

撞郎

鍾離意

獨敢諫

諍

封還詔

失輒救解之

漢時尚書秩二千石。是掌管文書的官。與今尚書不同。郎是直宿的郎官。明帝天性褊急。苛察。喜以耳目窺人隱微處。而發其陰私。以是為聰明。在朝公卿大臣。稍有過失。往往當面數說。耻辱。近侍官員。自尚書以下。稍不如意。或以物擲擊。或左右拖挈。殊不能優容。當時有箇郎官。叫做藥崧。曾因事觸忤明帝。惱怒。自持杖去打他。藥崧走入御床下躲避。明帝越發惱怒。急呼藥崧快出來。藥崧乃從床下說道。聞之。古禮說。天子之容。穆穆然深遠。諸侯之容。皇皇然和美。這纔是上人的氣象。幾曾聞為人志的。乃自起持杖而擊郎。無乃失穆穆皇皇之體乎。明帝感悟。始赦其罪。此時朝廷上大小官員。無不悚懼戰慄。惟恐稍

有疎失。以至得罪。爭為嚴切。求免罪譴。誰敢
進諫。獨有尚書姓鍾。離名意的。他敢上書諫
爭。說當務寬大。不可嚴急如此。縱是詔書已
下。若事體不可的。往往封還不行。臣下但有
過誤。或被譴責。輒為從容救解之。使明帝釋
怒而後已。不敢阿諛承順。以遂君之非。若鍾
雖意者。亦可謂忠直矣。自古君德貴明不貴
察明。如日月在天。萬物皆照。察如持火照物。
用力勞而不免有蔽。蓋其所見者小。而所失
者大也。然人主恃聰明。則必流於察。喜苛察。
則必傷於急。上愈急。則下愈欺。人無所措手
足。且相率而為誕謾矣。又或樂寬大之名。而
優游姑息。以至長惡容奸。廢時失事。亦非所
以為明也。古語云。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惟明
君能辨之。

佛

佛敎入
中國之
始
楚王英

先事序
圖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
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
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
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
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
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
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天竺是西域國名。沙門即今之僧人。這一段
記佛法入中國的緣由。初明帝聞西域天竺

國有神。名叫做佛。佛字。卽是覺字。言衆生迷
失了本性。能覺悟的。乃是佛也。明帝因此就
遣使臣往天竺國去。求其道術。始得佛書。及
其弟子。爲沙門的。同到中國來。從此中國始
有佛法。這佛書上。所說的大略。以虛無爲主。
言天地萬物。都是幻妄。他所崇尚。只要慈悲
不肯殺生。所以常持齋素。說人死後。靈性還
在。隨卽受形。又復托生。卽是輪迴之說。人生
時。所行或善或惡。死去。都有報應。善者升天
堂。受快樂。惡者入地獄。受苦楚。卽是因果之
說。所以只要勤下工夫。守戒習靜。修練自家
的精神。以至覺悟。而爲佛。方脫得生死輪迴
之苦。又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見佛力神通
無邊無量。古今世界。惟我獨尊。使人一意信
向他。以勸化。引誘那世俗愚蒙的人。同歸於
善。就中有深得這道術的。號爲沙門。沙門譯

佛息字。言能止息妄念。而爲佛也。於是中國
始傳其道術。圖其形像。以奉事之。而鑄像
寺。皆從此起。當時王公貴人。獨有明帝的兄
楚王英。最先喜好。敬奉其道。然其後竟以謀
反誅。則佛法之不足信。亦明矣。夫抵古聖相
傳。只是此心。禍福之幾。惟心所造。一念之善
福。不求而自至。一念之惡。禍欲避而不能。自
生人以來。未有易此者也。究觀佛氏之說。其
意也。只是勸人爲善。禁人爲非。其言之精粹
而近理者。則中國聖人如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已自說盡。初無異指。而其流之弊。乃
至欲棄父母。離妻子。滅人倫。廢本業。以求所
謂佛者。斯大亂之道也。世人往往惑於其說。
至於糜費財力。興建塔廟。以廣福田。毀壞身
體。捐棄骨肉。圖生淨土。然畢竟世間幾人成
佛。幾人爲仙。豈如堯舜周孔之道。明白正大。

尚儒學

為外戚

立學於

南宮

四姓小

侯

匈奴亦

遣子入

學

近足以正心修身。得天人之祐助。遠足以平治天下。藉斯世於康寧。顧不簡易而切實歟。此學道者所當明辨也。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期門羽林。都是扈衛禁軍的名號。明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的子弟。功臣

自子孫莫不教他從師受經。欲其通於學問。以為他日治天下國家之用也。又以貴戚之家。多不知書。往往溺於驕奢。以失富貴。乃為皇親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家。諸年幼子弟。立箇學館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之師。求選經術精通。行能高潔的人充之。與小侯每講授學業。下至期門羽林之士。雖是介冑武夫也。都着他習通孝經章句。其崇尚儒學如此。那時聲教遠被。匈奴君長也慕中國文明之化。遣子來入太學。而學校之盛至此極矣。自是禮樂修明。儒先輩出。濟濟洋洋。幾同三代。至於東漢之衰。而餘風未殄。則崇儒勸學之明驗也。

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

慶家何
等最樂
心善最
素

賜東平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平王蒼。是明帝同母弟。光武十一子。惟蒼最賢。明帝極愛重之。中傅是官名。永平十一年。東平王蒼從本國來朝。明帝留住月餘。方遣歸國。既歸。仍思念他。又手為一詔書。遣人持賜東平王輔導官中傅。說道。近日東平王來朝。曾從容詢問他。你處家以何事最為快樂。王答說。只有為善一事。最為快樂。夫藩王處富貴之極。苟縱其欲。何求不遂。而人之常情。所以快意適心者。不過是聲色財貨。盤遊弋獵之娛而已。今王乃以為善為樂。而別無

所好。可見他志向高邁。識度深遠。其所以保國家而貽子孫之道。實在於此。其言包括甚大。非淺陋之見所能及也。今送列侯印一十九顆。但是王的子孫。年五歲已上。能趨走跪拜的。都着懸帶此印。比於列侯。以旌賞之。按東平王此語。誠為格言。古語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今世人之所謂可樂者。不過只是這幾件。然至其流蕩忘返。樂極生哀。或身嬰疾患。而夭折其壽命。或荒廢政務。而覆亡其國家。向之所謂樂者。乃天下之至苦耳。智者而能覺悟於此。制節謹度。清心寡欲。愛惜精神。動循禮法。則身體康健。而有喬松之壽。國家治安。而有聖哲之名。慶流子孫。聲施萬世。天下之至樂。孰大於是。奈何人之常情。唯求取快於目前。而不能圖慮於久遠。往往棄

此而取彼。至於墮落苦海。不能救拔。身歿名喪。雖悔何追。殊可悲也。然則東平之言。豈獨為藩王者所當深思哉。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

郎官上
應列宿

反支不

受章奏

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建武是光武的年號。公車是掌受章奏之官。反支日。是曆書上禁忌的日子。漢家相傳。凡遇反支日。便停封不奏事。明帝在位。凡十八年。所行的事。都只遵守着光武立下的制度。規模無所更改。蓋以光武聖德中興。百凡制度。都熟思審處。至明至備。為子孫者。只當謹守成憲。不可妄意紛更也。又鑒於王氏五侯之禍。凡后妃貴戚人家。只是優之以恩禮。並不得輒封為侯爵。亦不許他干預朝政。光武之女館陶公主。嘗為其子求做郎官。入備宿衛。明帝不許。但賜錢一千萬。又對羣臣說。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箇星。叫做郎位星。可見這郎官職位雖卑。然上應列宿。非同小可。出補外任。便是縣令。宰制百里。一方生靈之

命。寄托於他。苟非其人。百姓每便受其禍。豈可容易與人。所以不敢輕許也。公車官以每月反支日。例有禁忌。不受章奏。明帝聞而嗔怪。說百姓每拋棄了農桑。遠到闕下。進本陳訴。指望即日替他奏聞。若復拘以禁忌。耽悞了他的生理。豈是朝廷宣達下情的意思。從此便除了這禁忌。雖反支日也受章奏。明帝之留心政務如此。所以那時官無濫授。而皆得其人。民無廢時。而皆樂其業。永平之治。內自京師。外達四海。無不畏服。民間戶日日見蕃殖矣。夫謹守法度。戒抑外家。慎重郎官。通達章奏。以至於吏稱民安如此。此明帝之所以為明也。

通鑑直解卷之十一 終

通鑑直解卷之十一

音釋

歛 音 豐

音門兩山崎立絕水處

璫 音 玳 瑁

音冒珪長四寸

天 音洛鳥也

又 音 駮 三馬又

音 扞 音早

秘 傾崎不正曰

又 音 阪 音

啖也山 購 音 邁 說文云以財求

蝓 音 癡 微 穀

音 斛 縛 也 鐔 音 談 劍 名 邳 皮 批 二 音 奚 仲 之

彤 音 同 赤 色 鈿 姚 吊 二 音 福 音 匾 急 也 崧 音 嵩

山中
獄也

通鑑直解卷之十二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炆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廟號肅宗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陳寵請改苛俗

為政猶張琴瑟

天德
若小絃

絕

全廣至

德以奉

天心

每事務

寬厚

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永平。是明帝年號。箠。是竹片。楚。是荆條。這兩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爭尚嚴切。以稱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時承永平年間故事。史治還尚嚴切。尚書官決斷眾事。科罰人罪。大率務近於重。不肯從輕。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說道。臣聞先王之政。賞必當功。而不至於僭差。刑必當罪。而不至於濫及。這二者都不可過。然與其不得已而過。則寧可賞有僭差。不可刑有濫及。蓋過於賞。猶不失為忠厚之心。而

過於刑。則遂至傷生靈之命。故賞可過。刑不可過也。往時朝廷斷獄。每過於嚴明者。蓋以法度久弛。姦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懲治之。所謂政寬民慢。則糾之以猛者耳。今姦慝既平。必宜輕省刑罰。而濟之以寬。然後政為得中。人無冤濫。豈可復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濟猛哉。夫為政者。譬如張琴瑟。一般。張琴瑟之絃。須緩急得宜。大小相調。纔好。若大絃忒緊。則各絃都要緊。以應之。那小絃微細。必至斷絕矣。然則為政者。上嚴密。則下何所容。上急促。則下必擾亂。其弊亦猶是也。今陛下宜隆向先王寬仁之道。蕩滌近世煩苛之法。將笞杖等刑。一一輕減。其數。以濟活百姓每生命。推廣好生之德。以奉順上天之心。救時之政。莫切於此。章帝覽陳寵所奏。深嘉納之。於是除鉗鑕之刑。罷妖惡之禁。每事務從寬厚。而

漢之法。自是稱平矣。蓋人君之治天下。以寬
仁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獄為要。漢家法
網。既傷於密。而永平之間。有司又承望上旨。
爭以酷刻為事。觀楚王英一獄。株連者至數
千人。則當時之刑。寬濫可見。故章帝承其後。
不得不濟之以寬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
於前。章帝以敦大養之於後。此東漢之治所以為盛歟。

馬廖對
成德政

二年。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
德政。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

政政移
風必有
水

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

言有
切事實

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
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衛尉是官名。制字與瘡字同。結字與髻字同。
章帝之母。馬太后。天性儉朴。內外從化。永平
建初之間。助成朝廷美業。天下稱其賢。至建
初二年。太后的兄衛尉馬廖。恐其富貴既極。
不能久持。盛美之業難以克終。乃上一疏。勸
成德政。說道。夫政出於朝廷。風行於郡國。或
美或惡。政變移易。都有尚本原。不可不慎也。
古書說道。昔日吳王闔閭。喜好擊劍的武士。
以其善鬪也。此風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學劍。
往往為劍刃所傷。身上多有瘡痕。楚靈王喜
好細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風一倡。那官
中婦人。或減食以求腰細。而多至於餓死。蓋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師中也有俗語說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觀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則四方之髻。必至於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畫潤眉。則四方之眉。必至於半額。比城中又潤矣。城中喜着大袖的衣服。則四方之袖。必至於用全匹絲帛為之。比城中又大矣。這樣言語。雖似戲謔。其實上行下效。理勢必然。切於事理。非虛談也。今誠能常持儉朴。無變初心。則德政可成。而美業可終矣。太后聞其言。深加聽納。故終太后之世。二十餘年。儉朴如一日。諸舅兢兢。不敢少踰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寵。亦得保全。若馬廖者。可謂識明而慮遠者矣。

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

虎觀
五經
同異

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石渠閣。是藏秘書的去處。在未央殿北。白虎觀。是白虎門的樓觀。在北宮。章帝建初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議說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廣招衆儒。生每就石渠閣上講論五經同異。親

賜裁定。使諸說有所統一。學者知所遵守。其後稍稍以衰。亂廢業。中興以來。天下治平。無事。學者趨此。時正好從容講求。以成就學業。而淺陋之徒。各主其師說。章分句析。穿鑿附會。以破壞大體。異說紛紛。都失了聖經的本意。學者不知所從。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會集諸儒。與之論定。垂示永久。以爲後世法則。章帝依揚終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屬五經博士。及各署郎官。與衆儒生。每會集在北宮。白虎觀裏。講論五經中註釋同異。將那諸家所說的。參酌其是非。章帝親自覽諸家之說。傳旨裁決。務求至當。以歸於一。使天下學者。依此誦習。而不惑於異說。於是作白虎議奏。凡四十篇。引經斷義。卽今所傳白虎通是也。當時各儒如侍中丁鴻。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玄武司馬班固。衛士令賈

逵。與明帝第三子廣平王劉羨。都在其中。自是五經訓詁。賴以僅存。其後宋儒得有所據。以爲註釋。而發明大義。羽翼聖真。亦漢世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親儒臣。講經義。爲益甚多。記誦博。則聞見廣。思索勤。則智識開。專心致志。則內無放逸。體驗擴充。則外有資助。審學術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當否。可以決政務。以勝嗜慾。則養壽命之源。以希聖賢。則垂明哲之譽。其視擊色玩好。射獵逸游之娛。無益而有損者。萬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治天下者。豈可以爲粉飾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

孤雛腐鼠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將竇憲。是竇皇后之親兄。那時章帝寵厚外戚。把竇憲兄弟都擢居貴近之職。親幸無比。因此竇憲就倚恃皇后的聲勢。把賤價強買心水公主的莊田。公主畏其勢。不敢與他論價。章帝也被他瞞了。只說是兩平交易。到後來。這事發覺。纔知他倚勢強買。章帝大怒。召竇憲入宮。切責他。說道。昔趙高欺秦二世皇帝。當回指鹿為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毀着朝宗。強奪公主家莊田。比趙司指鹿為馬之

詔戒俗

事相去幾何。仔細思量起來。使人十分驚怕。想你所恃的。不過說你是皇親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無親。若將我祖宗的法度行起來。便棄捨了你。一箇竇憲也。只當孤雛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竇憲聞帝之言。始大惶懼。皇后乃脫了冠服。替他再三謝罪。許久纔得解釋。姑饒了他。觀章帝此一事。可謂能裁抑貴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寵任之如故。則為竇憲者。將何所復憚乎。故其後竇氏專恣愈甚。勢傾天下。幾致大禍。實章帝之姑息。有以養其亂也。古人論君德。以剛為尚。若章帝者。豈非短於剛德之為累哉。

二年。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

同聲謂之不煩

詔書優美劉

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皇帝留心吏治。於元和二年。下詔書說道。夫國家設立官長。本以為民。故為官的。必能愛養斯民。方為實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務本等職業。只去粉飾。那虛文外貌之間。要取名譽。雖若可喜。而其實無益於民。這等的官。我甚厭之。甚苦之。若那安靜之吏。只是誠心愛

民。朴朴實實的做去。不事矯飾。外面全無才華。可觀。眼前雖不見他有赫赫的功績。到久後與百姓相安。却受他的利益處甚多。課其治效。以日計之。雖若不足。以月計之。實為有餘。這等的。纔是好官。如襄城縣令劉方。吏民每與他相安。眾口一詞。都說他刑清事簡。安靜不煩。看他行政。雖未有別樣卓異。然擬諸恂幅無華之吏。亦庶幾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細。顯他精察。以問事深刻。顯他聰明。以輕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嚴。若只這等做將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為民父母者。豈宜如此。我詔書累下。惓惓以四事為戒。費詔的使者。冠蓋相接於路。曉諭不為不勤矣。而為吏者。不見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過安在。無乃視詔令為

虛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歟。自今其勉思向來的詔令。加意奉行。以稱我愛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類鮮近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為。而崇尚惻愍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讀其詔令。猶可想見溫厚惻怛之意。豈古之仁君。何以過哉。

禮曹

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

儒生難與圖始

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

以是

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大章是帝堯所作之樂名。夔是后夔。堯時典樂之官。東漢自光武中興。崇尚經術。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明帝雖曾臨幸辟雍。講學行禮。而儀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經裁定。到章帝時。博士中有魯國人曹褒。上疏奏說。宜及時裁定文制。以著成漢家一代的典禮。當時太常曹褒一人之見。如何便定。得不可聽。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見。如何便定。得不可聽。從章帝聽得那眾儒之見。起初創立時。難與他謀議。而朝廷上禮

文憲典。委宜及時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講求禮制。那時玄武門司馬班固也奏說。這事體重大。還該徧徵諸儒。會集一處。共議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說。今俗語有云。若人家蓋造房屋。在大路邊。使往來的人。各出意見。議論可否。紛紛不決。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會着講禮的人。自為說。家自為論。往往相爭不定。就如告狀對理的一般。這叫做聚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彼以為是。互生疑異。可否相持。徒使執筆主議的。停閣而不得下。此與道旁作舍的何異。古時帝堯作大章之樂。止用一箇后夔。已自教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蓋亦有見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議論太多。如舜之好問好察。何嘗不謀之於人。至於執兩端而取中。則出於一心之

獨斷。初未嘗徒徇人言也。後世人臣。既無揆事之定見。又無任事之實心。每朝廷有大議。淺陋者掇拾以塞其責。剛愎者忿戾以執其偏。趨時者承望而不盡其情。泥古者迂濶而不適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後是。而不能堅持。諸說混殺。徒亂觀聽。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罷而復行。一切紛紛。有損無益。故申公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圖治者尚鑒茲哉。

孝和皇帝

名肇。是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貴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是時憲兄弟專

議誅竇

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
敏有心幾遂與眾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
名誅憲迫令自殺

和帝永元四年此時國舅車騎將軍竇憲既
將兵出塞北破胡虜成功而歸拜大將軍封
武陽侯威名益盛他家父子兄弟都做顯官
有權勢如叔竇霸為城門校尉竇襄為將作
大匠竇嘉為少府弟竇篤封郾侯位特進竇
景封汝陽侯為執金吾竇瓌封夏陽侯為光
祿勳其餘為侍中等官的尚不計其數一門
親屬權貴顯赫充滿朝廷而竇憲兄弟倚宮
闈之勢挾征伐之勞專擅朝權肆無忌憚遂
生逆謀和帝心裏思量要處治他但當時

朝大小官員都是黨附竇憲的沒有可與
議此事者獨有中常侍內官鄭眾他平日
却謹慎明敏有心計多智策和帝就與他密
定謀議誅戮竇憲把他朋謀為惡的人盡數
拏了只緣他是太后的親兄恐傷母心不欲
明正典刑先收其大將軍印綬發遣就國使
人到國中勒令自盡而竇氏遂此敗矣按和
帝此舉制外戚收威權似有孝文誅薄昭宣
帝除霍氏之風惜當時不得忠臣智士與之
圖謀而獨使中貴得以叅帷幄之議故貴戚
雖除而宦官之勢遂盛馴至十常侍專恣亂
政而漢竟以亡上失其道大柄下移以亂救
亂不敗不止有天
下者可不戒哉

孝安皇帝

名祐。是章帝孫清河王慶之子。在位十九年。

大器不可不學

明帝事情古典

讌會論難行

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先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有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諛諛之辭。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

衍衍是和樂的意思。謇謇是直言。諛諛是巧言。安帝之初，尚書郎樊準見當時儒風漸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說道。為人君者，必親近儒臣，講明經典，庶幾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學問，則義理無所發明。與仁無所鑒戒。如何做得明君聖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學。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漢之後，受天命而中興。那時羣雄四起，光武東征西戰，連

歲只在兵間。雖坐止之安。亦有不暇。這是何等擾攘的時節。然猶好學不倦。纔投下千戈。就去講解文藝。纔歇下鞍馬。就去談論治道。而況於從容暇豫之時乎。孝明皇帝。具英睿過人之資。庶政萬幾。無不親自聽斷。一一簡擇於帝心。這是何等勤勞。然且留情於古人之訓典。加意於六經之文藝。每次行饗。老人大射禮畢。輒正坐自講經書。諸儒輩皆環侍而拱聽之。四方之人。傳聞朝廷這等好學。都欣欣喜悅。有慕學之志。明帝又多徵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廟之上。那時羣賢滿朝。便是遇着飲讌聚會。只相與論難講習。衍衍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術。下至期門羽林。介冑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經大義。惟其化導之本。倡自聖躬。故其風教所流。不但中國從化。而且遠及於蠻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

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饕。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二千石。是郡守國相。綬。是懸帶印信的組綬。古時官員印信。都懸帶在身上。其綬有紫的。綠的。黑的。不同。各照品級。這縣令郡丞等官。他的綬。該用黑色。故叫做墨綬。都亭。即今驛館。漢時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箇刺史。以督察郡守國相縣令等官。其後刺史多非

其人舉劾不得其當。奸豪橫行。盜賊並起。到順帝漢安元年八月。又選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這八箇人。都是素有風力的。着他分投出去。巡行州郡。督察官吏。有賢能循良的。便旌表他。有忠實勤敏的。便顯揚他。都薦來擢用。其貪汗暴虐。罪狀顯著的。若是刺史二千石這等大官。使臣雖不敢擅處。許他差人馳驛到京。劾奏。請旨黜免。其餘墨綬以下。縣令等官。聽從拏問。徑自處置。然後奏聞。就是如今撫按官一般。於是杜喬等七人。各領了劾旨。前往所屬地方去訖。獨有張綱不去。却將所乘的車輪埋住在雒陽縣公館裏面。以示不行說道。朝廷要我等訪察奸貪。搏擊豪強。必將那大奸巨惡處治得幾箇。然後人知畏法。如今貴戚縱橫。專權擅政。朝綱不振。時事日非。就

遣子就學。所以論者。每稱盛時。都說永平年代。我祖宗列聖崇儒勸學之效如此。近年以來。稍稍衰廢。如今學者漸少。在遠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講授為職。今則空倚着講席。全無生徒聽講。縱是號為儒者的。亦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只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爭論浮華。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習譏諛巧好之虛辭。是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治。今聖上講學有期。須用名儒為之輔導。臣愚以為宜早下明詔。廣求山林幽隱之賢。寵進儒學博雅之士。置諸朝廷。以待聖上講習之期。如此。則聖學既有所資。而儒風亦有所勸矣。此時安帝尚幼。鄧太后覽疏。深加聽納。於是海內名儒稍稍嚮用矣。人抵光武明帝之時。人多務實。學為有用。其後士皆習尚浮華。徒務口耳。無益於身心。故樊準此疏。謂儒風寢衰。非為

學者之寡也。乃實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賢以圖治者。宜留意焉。

孝順皇帝

名保。是安帝長子。在位十九年。

遣八使分行州郡

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

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

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

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

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

張綱

如豺狼猛獸據了要路放着這樣人不能驅逐却遠去四方搜尋那貪官汙吏而問此區區狐狸之輩豈不謬哉於是遂劾奏皇后之兄大將軍梁冀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俱以外戚之故荷國厚恩身處阿衡之任朝廷倚以取平乃不務循理守法而專肆貪饕招權納賄縱恣無極陰行刺殺枉害忠良他每心裏全不知有朝廷謹開列梁氏兄弟欺上無君的事跡一十五件都是舉朝臣子所切齒痛恨者願陛下察之書既奏進一時京師臣民以張綱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無不震動悚慄然當是時皇后寵眷方盛諸梁姻族滿朝順帝心裏雖知道張綱的言語切直而內牽於宮闈外怵於邪黨畢竟不能從也夫人主總攬乾綱威福在已乃不勝其寵倖之私而至於掣肘如此亦可嘆矣卒之養成其禍

以至桓帝之世。梁氏竟以專恣誅。中外親族。無長少皆戮於市。貲產三十餘萬。盡沒入官。亦今日之寵倖誤之也。待外戚者。可不戒哉。

漢安二千石能

政蘇章不

私故人

一天

私恩公

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

正其罪州境肅然

順帝時天下刺史守相秩二千石的。及各縣的長吏。其搏擊豪彊。隨發姦宄。以才能見稱者。有雒陽縣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國相吳祐。這三人都是有才能的官。蘇章做冀州刺史。有箇相知的故人。做清河郡太守。屬他管下。那太守平日貪賊壞法。蘇章按臨所屬地方。考察官吏之時。要查究他枉法賊私。以故入之情。不可遽絕。乃先請他相會。擺設酒餚。與叙述平生交好之情。甚是歡洽。那太守見蘇章這等厚待他。不勝喜幸。感激說道。眾人頭上都只頂戴一箇天。我今幸遇故人做上司。凡事有所庇覆。是我比眾人獨有兩箇天矣。豈非我之至幸乎。蘇章自稱其字說。人有私情。官有公法。今夜蘇孺文與故人飲

酒。極其款洽者。私情也。明日是冀州刺史行事。止知有朝廷的公法。顧不得私情了。到明日遂盡發其贓私。而明正其罪。於是一州境內。凡貪殘之吏。豪彊之家。知蘇章之無私。莫不望風懼法。爲之肅然。按古刺史。卽今巡按御史之職。御史若能奉公守法。則有司官豈敢放縱爲非。有司清廉。則百姓自然安樂矣。朝廷選差御史。都得蘇章這樣人。川之天下何患不
太平哉。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孝質皇帝

名纘。是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子。在位一年。

孝桓皇帝

是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名忠。在位二十一年。

元嘉元年十一月。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

崔寔語
病不對

孝宣
於君人
之道

孝宣優
於孝文

達權救
弊之理

聖人與

惟推移

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
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
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
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
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桓帝

為國之
法似治

身
與平梁

藥石
內

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
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
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
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
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
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轉以救之。豈暇鳴

通鑑前解卷之十一 漢桓帝 十七

文帝以
嚴致平

寫表
通置坐

側

和鑿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公車。是收天下文書的所在。結繩之約。是上古時風俗。古時未有文字。凡立契約。只用繩子打結為記。干戚之舞。是虞舜的樂舞。舜嘗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平城之圍。是漢高祖的事。高祖嘗被匈奴圍於平城。七日乃得脫。熊經鳥伸。是修養家導引之術。呼吸吐納。是修養家煉氣之術。駘字。解做脫字。銜。是馬勒。牡。是牡馬。古時以四馬駕一車。呼做四

牡。皇路。是大路。輶。是車前曲木。鈞衡。以駕馬者。和鑿。都是鈴名。和在車軾。鑿在馬鑣。馬非則鑿鳴。鑿鳴則和應。而有節奏。東漢自和帝以後。主威陵替。國紀不張。外戚中官。擅權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詔百官舉天下獨行之士。涿郡以崔寔應詔。薦舉將來。崔寔詣公專。自稱有病。不能對策。退而作論一篇。譏切時事。叫做政論。說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無亂。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君承繼先世。坐享太平。為日已久。遂生驕逸。風俗漸以敝壞。而上不悟。政事漸以衰廢。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頹惰。不務講求。所以因時達變。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於亂亡。而不可救。夫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寬。便是嚴。惟至德之世。無寬嚴之名。自非上德。則寬不如嚴。往往嚴的便治。寬的便亂。蓋天下

人心。全在這紀綱法度。以維持其渙散。而繼世之後。多優游姑息。養成禍亂。所以常要勵精振作。以嚴治之。而後不至於亂。怎見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綜核名實。責任考成。有功的必賞。而甲賤不請。有罪的必罰。而貴勢不免。故嚴刑峻法。儆惕人心。內外姦宄。震懾破膽。都有所懲創。不敢為非。而海內清肅。天下寧靜。如今筭計他的明白效驗。比於文帝之躬修玄嘿。與民休息者。反似過之。這便是嚴之則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優游姑息。或知其賢而不能用。或知其惡而不能去。嬖寵用事。貴戚擅權。遂致紀綱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為奸臣所奪。至於王莽。遂篡漢室。究其禍原。實由於此。這便是寬之則亂。夫嚴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寬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亂。

由是觀之。政道之得失。不必遠求。近觀二帝。亦可為明監矣。昔周之衰。齊桓公。晉文公。以兵威糾合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遠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稱齊桓公。嘉美晉文公。又歎管仲之功。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夫孔子豈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綱不振。夷狄內侵。諸侯莫制。而齊桓。晉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猶有取焉。誠達於權宜。揀乎時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因時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於泥古。不識變通。以為上古結繩之約。可復用之。以治亂秦之緒。虞廷干戚之舞。可復用之。以解平城之圍。豈不迂哉。然則當衰亂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寬政之是行者。何以異此。今以養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經。如鳥之伸。以調其形。這雖是延壽之術。却不是治

傷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納新。以調其氣。這雖是引年之道。却不是接骨的藥膏。若不問其病勢之所急。但以此爲良方。而槩用之。則誤矣。那爲國之道也。如養身一般。當身子和平的時節。常常用梁肉。以致養。若卒然有疾病。少不得用藥石以攻之。這兩件。都各有所宜。夫爲政者之有刑罰。卽是治衰亂的藥石。德教。是養太平的梁肉。梁肉雖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則非所宜。藥石雖可以療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殘賊。則過於姑息。是猶以梁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罰去治太平。則傷於慘刻。是猶以藥石養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養身者。貴識攻補之宜。善爲政者。貴審寬嚴之用。知用寬而不知用嚴者。猶知有補而不知有攻也。豈達權採蔽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運人事。相爲循

環。歷代帝王。起初立法。無有不善。到後來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着天運厄寒的時節。自和帝。安帝。順帝。數世以來。朝政不綱。主威日替。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多以恩貸。惟事姑息。就似乘車的一般。這紀綱法度。慶賞刑威。乃人君御天下之銜轡也。今國政廢弛於上。人心縱恣于下。如馭馬的人。失了韁轡。駕車的馬。脫了銜口。以致四牡橫奔。無可控制。縱是大路亦成傾險。勢必顛覆。到這時節。方將約結其銜勒。纏束其軻衡。以救之。尚恐不反。又何暇鳴和鑿。清節奏。雍容如平日哉。今當紀綱廢墜。上下陵夷之時。必須用嚴。方可救濟。若復從寬。縱將至於長惡容奸。國勢衰替。而不可復振矣。昔文帝之世。號稱治平。人見他除去古時肉刑。只說是一切從寬。不知那時肉刑雖除。

然罪該斬截右趾的。改爲棄市。殺於市曹。該
斬左趾及割鼻的。改爲笞五百。笞三百。笞數
既多。往往至死。名雖輕刑。其實殺之。蓋將使
人不敢輕。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
乃以嚴致之。非以寬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
治。乃不法其嚴。而法其寬。豈善學文帝者哉。
那時山陽郡人。姓仲長。名統者。見了崔寔這
書。喜其識達。時務。嘆息說道。凡爲人主的。宜
將這書。全寫一通。置於坐側。時常省覽。庶不
蹈衰世之風。而可保治平之盛也。按崔寔論
治。主於尚嚴。固一時救敝之言。非萬世通行
之道。但後世之論治者。不明於寬嚴二字之
義。故其論各有所偏。而不能無弊。夫所謂寬
非縱弛之謂也。包含敦大。赦過誤。蠲煩苛。這
箇叫做寬。嚴非暴戾之謂也。厲精明。作振紀
綱。齊法度。這箇叫做嚴。寬中有嚴。嚴中有寬。

如春生秋殺。相代而成歲功。雨露雪霜。並效
而行化育。二者闕一不可。故中庸論聖德。以
發強剛毅。寬裕溫柔並言。這是堯舜以來相
傳的治體。世儒不知此義。纔說要寬。便因循
姑息。而流於縱弛。纔說要嚴。便嚴刑峻法。而
傷於暴戾。而人之常情。每樂放縱而憚繩檢。
乃又割爲寧可過於寬。不可過於嚴之說。是
謂天道可使陽過乎陰。晝多於夜。春夏長於
秋冬也。將何以成歲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
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
後無弊。論治
者審於斯。

孝靈皇帝

名宏。是河間孝王之曾孫。桓帝
無子。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孝獻皇帝

名協。是靈帝次子。強臣董卓廢少帝辯而立之。在位三十年。

劉備有夙志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

公孫瓚以劉備

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

為平原相

二人恩若兄弟

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

險

涿郡。即今涿州平原。即今德州河東。即今平陽府解州等地方。這一段。是記劉先主的事蹟。說先主姓劉名備。是涿郡人。乃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子孫。流落在民間。他生有異相。手臂垂下過膝。自家回顧。便看見其耳。平日有大志。要安定天下。簡默沉靜。無多言語。心有喜怒。不發露在顏色上。當初曾與遼西人公孫瓚同拜涿郡盧植為師。東漢之末。董卓擅權天下。大亂。豪傑並起。此時公孫瓚為降虜校尉。屯軍在若北平。先主既與他有舊。就去投他。瓚收留他。做平原國相。先主少時與河東解良人關羽。涿郡人張飛相好。結拜為兄弟。先主既為平原相。就着關羽張飛做別部司馬。分管其眾。先主與這兩人

情意綢繆。就是睡臥時。也不相離。同在一箇
牀榻上。其恩愛如至親兄弟一般。他二人也
一心盡忠於先主。却不以兄弟結義之情。失
了上下相臨之禮。平居雖是這等忘形相愛。
若是公庭聚會。在稠人廣眾之中。便終日侍
立在旁。不少怠倦。出去時。跟隨着來往。一步
不離。雖在艱難險阻之中。未嘗辭避。其忠義
如此。今世俗相傳桃園結義。卽此是也。夫先
主本帝室之胄。而有英雄之姿。關羽張飛皆
萬人之敵。而負忠義之氣。然又情投意合。誓
同死生。上下一心。至誠無間。此所以能跨
有荆益。而興蜀漢之業也。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
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曹公

劉

袁

各為

主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
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
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
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初時曹操曾破劉先主於徐州。擒獲關羽。以
歸。曹操見關羽英雄出眾。每壯其為人。禮待
之甚厚。要重用他。但察他心神動靜。還縉戀
舊主。似未肯久留為用。以其將張遼素與他
相好。乃使往見之。以試探其意如何。關羽歎
息。從實對張遼說。我極知曹公待我甚厚。非
不感激。奈我先受劉將軍厚恩。與他發過誓
盟。願同生死。不可負背他。更事別主。我終不

留於此。但曹公之恩，我豈肯遽忘。須要立些
功效，以報答曹公。方纔辭去耳。張遼把關羽
的言語，回報曹操。曹操見關羽這等忠義，越
發敬重他。及袁紹遣大將顏良來攻曹操，其
鋒甚銳。關羽替曹操迎敵，單刀疋馬，刺殺顏
良於萬眾之中。既以此報曹操的恩，遂寫一
封書，拜辭曹操。那時聞劉先主正在袁紹軍
中，就徑自奔尋去了。曹操的左右人等多欲
領兵追趕，曹操止他，說人各有主，他也是各
戀其主。終強留他不得，不必追也。俗說關公
千里獨行，便是這件事。夫劉先主之在當時，
兵破勢窮，寄身河北，其視曹操之勢，安危成
敗，相去何如。然關羽寧為故主死，而不肯為
曹氏留，艱險不避，始終一心。此所以忠義貫
於古今，精靈充於宇宙。而後世有畔君事
讎，自託於去就之智者，視此可以深愧矣。

孔明曰
已管樂

識時務
者在俊

傑
伏龍鳳

孔明臥
龍人不可
屈致

十二年。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
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
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
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
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
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獻帝建安十二年。此時天下擾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藉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劉先主新敗於曹兵。往荊州依劉表。這裏有箇賢士。姓諸葛。名亮。他本是琅琊郡人。寓居在荊州襄陽縣隆中地方。他常自比做管仲。樂毅。管仲。是齊桓公的謀臣。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是燕昭王的謀臣。能復燕國。報齊讐。諸葛亮自負有王佐之才。若遇着齊桓。燕昭。這等君。知而用之。也能匡濟天下。與復漢室。做得這兩人的事業。故以自比。當時眾人莫有能知他的。見他自比管樂。都不信許。只有穎川郡徐庶。與崔州平。這兩個人認得他是奇才。果然幹得管仲樂毅的事。非是浪說。及先主在荊州時。訪問這地方的賢士於襄陽。

人司馬徽。徽對說。那儒生俗上每徒事章句。豈能通達世故。要求通達世故的。須是英俊。豪傑。非常之人。纔可。這裏自有伏龍鳳雛。兩魚俊傑。先主問是誰。司馬徽對說。諸葛孔明。乃伏龍。龐士元。乃鳳雛。孔明是諸葛亮的字。士元。是龐統的字。其後徐庶來。見先主於新野縣中。先主深器重他。徐庶也說諸葛孔明。是箇臥龍。雖在潛藏。實能變化。將軍可要見此人否。先主說。既如此。你可與他同來。徐庶說。這人只可到他家裏。就見。怎麼呼喚得他來。將軍還該枉駕去求見他。纔是。先主依徐庶的言語。便親自到亮家裏。連去三次。纔得相見。就與先主謀據荊益二州。結好孫權。同拒曹操。以次平定天下。後來行事。一一如其所言。真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觀此。可見孔明在草廬中。都把那天下的事。先在心上經

畫得停當了。故蜀漢四十年之業。與孔明相
為始終。有孔明。則日興。無孔明。則日廢。是漢
室不可無孔明也。然遇先主。則建三分鼎足
之業。不遇先主。將終為南陽之耕夫。是孔明
不可無先主也。其兩相成如此。而又必本於
相知。蓋主能知臣。然後信之而不疑。任之而
不貳。雖親密如關羽張飛。不能間其交。臣能
知主。故感激而馳驅。盡瘁以圖報。雖富強如
曹操孫權。不能移其志。惟相知。故相得。惟相
得。故相成。此三代而下。言君臣之契。魚水之
投者。必稱先主孔明。而
至今猶以為美談也歟。

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
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

曹操遣
蔣幹說
周瑜

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
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
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
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
言辭所能間也。

蔣幹
無所言

瑜雅量
高致

孫權的大將周瑜。既破曹操之兵於赤壁。曹
操大懼。他帳下有箇賓客。姓蔣名幹。是周瑜
的舊交。乃密遣他往見周瑜。說他來降。蔣幹
乃穿布袍。戴葛巾。只託做故人自來相訪。使

吳人不疑。周瑜已知他來意了。出營相迎。立便呼蔣幹的表字說道。子翼好生受苦。遠涉江湖。不避風波之險。莫非是替曹氏做說客。那因延入蔣幹。與他編觀營寨中的軍馬。又行看倉庫錢糧。及刀兵器械等物。以示其嚴整。誇其富強。既一一看了。乃請他回到帳中飲宴。因對蔣幹說。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丈夫處世。幸遇知己之主。外面雖託為君臣之分。內裏情意相結。實與骨肉之恩一般。以言則必用。以計則必從。上一體。休戚利害。無不同之。適主如此。自當感恩圖報。有死無二。莫說常人離間不得。便是蘇秦張儀那樣舌辯能言的人。此時再生。亦豈能又移其意乎。周瑜此言。所以拒絕蔣幹者至矣。蔣幹既被周瑜說破。只得笑應。終不敢露出一言而去。回報曹操。盛誦周瑜識量弘雅。志趣甚高。君臣

義重。非言辭所能離開也。夫以周瑜之才。不思為漢家出力。扶衰持危。而乃事竊據之孫權。固為不得其正矣。然能報恩於知己。盡心於所事。不以禍福動其心。亦人臣之大節也。而所以使周瑜若是者。又孫權言行計從。骨肉之恩。有以結之。吳之君臣如此。其卒成鼎足之業。不亦宜乎。

昭烈皇帝

即劉先主。名備。在位三年。此時天下三分。曹操據中原。為魏。孫權據江東。為吳。先主在益州蜀地。開曹操子丕篡漢。遂即位於蜀。綱目以其本帝室之胄。而仗大義以討漢賊。功雖未成。名義甚正。故以接漢家正統。

孔明以嚴治蜀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若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

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法正曰
言為治之要

諸葛亮佐先主治蜀。頗尚嚴刑峻法。蜀人法度久廢。驟見嚴峻。多有怨歎者。蜀郡太守法正諫說。昔日漢高祖破秦入關。與秦民相約。法令只有三章。盡除煩苛。秦民以此感恩歸服。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纔有了蜀地。未垂恩惠。撫恤百姓。而先以嚴急。何以使蜀人知德乎。且我兵初至蜀地。為客。蜀人士為主。以客臨主。凡事且宜將就。以相降下。乃可。今蜀人當兵戈之後。正望我能撫恤。而願日輕緩刑罰。寬弛禁令。以慰安蜀人仰望之心。

諸葛亮答說。治有時宜。不可執一。你說高祖入關。崇尚寬大。只知這一件道理。不知又有。一件道理。如今與高祖時不同。當初秦始皇。暴虐無道。其政苛刻。其民怨苦。故戍卒一呼。天下響應。如土崩壞。不可收拾。是秦本以苛急。失了天下。高祖承其後。便當反其所為。用寬弘。以濟大業。今蜀主劉璋昏暗懦弱。每事姑息。德政廢而不舉。威刑玩而不肅。蜀士人。不畏法度。專權恣意。各行其私。君反受制於臣。臣不聽命於君。上下之道。日漸陵替。雖以爵位寵榮他。然官忒冒濫。到那極處。無復可加。他反看得輕賤了。不以為榮。唯以恩資隨順他。然賞忒容易。到那盡處。無復可施。他反驕慢。怨望起來。不以為恩。夫刑賞者。人主之操柄。失其操柄。何以為國。所以致敵。實由於此。是劉璋本以寬縱壞了國家。我今承其

後。亦當反其所為。用嚴峻以救之。勅法紀。示以威嚴。使刑當其罪。不可倖免。然後察其情理。或赦宥。或旌賞。他纔知得是。恩澤而不。敢驕慢。愛惜爵賞。都有箇限制。使賞當其功。不可妄覲。然後量其勤勞。或序遷。或超擢。他纔知得是。寵榮。而不敢輕賤。可見有威嚴。然後有榮恩。有恩威。然後有上下。榮恩並濟。上下有節。則操柄在我。不至下移。紀綱正而名分尊。為治之要。於斯顯著矣。諸葛孔明此言。誠為識時務。知政體者。然所以行之。則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雖嚴。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賢愚僉忘其身。而人心無不服也。真可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劉備以

零陵將

琬為廣

都長

蔣琬非

百里之

才

為政以

安民為

本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

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

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

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零陵是郡名，即今湖廣永州府。廣都是縣名，

即今四川成都府雙流縣。劉先用零陵郡

人蔣琬做廣都縣長。先主曾一日因出行游

觀，忽然到廣都縣，看見他縣中眾事都廢閣

不治。那時蔣琬又正值沉醉。先主人怒，怪他

好酒廢事。將加刑戮。諸葛亮素知蔣琬之才。

乃請于先主說道：「蔣琬志量遠大，他日可當

重任。乃是社稷的偉器，却不是治百里為縣

令之才也。且其為政專以安民為本，但民得

安便了，不去修飾虛文，以求名譽，願主公重

加察之。未可以其事之不治而遽罪之也。先

主平素敬信諸葛亮，乃因其言，不加罪。蔣琬以

罪倉卒之間，姑且罷免其官而已。後來蔣琬

果能繼諸葛亮為相，鎮撫中外，漢之社稷賴

之。可見人才大小，各有所宜。若以大才而小

任，則不盡其用。或因小過而輕棄，則終泯其

能。使蔣琬不遇孔明，將不免於罪戮矣。豈不

深可惜哉！所以用人者，當因才授任，舍短取

長，勿以一切律人。亦勿以一青棄人。然後賢

才無遺滯之憂，而職事有各稱之效也。治一

國且然，而況於

治天下者乎。

後皇帝

名禪。昭烈之子。在位四十一年。蜀漢先後共四十四年。而為魏所并。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恢復志士之氣

先漢所以興隆

飲

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五月渡瀘

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

攸之禕元之任

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南陽是郡名。即今河南南陽府。瀘是水名。在今四川瀘州。春夏有瘴氣。人不敢渡。不毛。是蠻夷中不生草木之地。漢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出軍漢中。欲伐魏。以圖中原。臨行時。上表說道。先帝與臣。本圖恢復中原。削平僭亂。重興漢室。這事業。未曾做得一半。便中道崩殞了。如今天下三分。北有曹魏。東有孫吳。未能混一。我止得益州一隅之地。又當百姓疲敝。強不如吳。富不如吳。他這二方都思量吞并我。這是何等危迫存亡。不能自保之際。然內而左右侍從之臣。不懈其志。外而忠義志節之士。不顧其身。以圖轉危為安。易亡

爲存者。蓋先帝平日優禮賢士大夫。深得其心。至今猶追想其恩。遇之隆。圖報無由。以陛下是先帝親子。都要就陛下身上。效些功勞。以報答先帝之殊恩。故內外同心。有如此耳。今陛下當思基業之重。時勢之艱。內外舊臣。所以報効之意。正該信任不疑。凡一切官府的事。都與他謀議。務開廣聖聽。以光顯先帝遺下的恩德。益成其所未成。且以恢弘志士之氣。使他無所疑慮。盡心竭力。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死。纔不負賢士大夫仰望的本意。豈可妄以愛憎。自處菲薄。引喻不當。違忤正言。以閉塞忠諫之路哉。且國家之興衰。繫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這二者相爲消長。不可並立。能親信賢臣。斥遠小人。用舍停當。則政事自然修舉。此先漢高祖文景武宣諸帝所以興隆也。若親近小人。疎遠賢臣。用舍顛倒。則

政事必然昏亂。此後漢桓靈二帝所以傾頽也。追思桓靈之時。如單超曹節等。專權擅政。濁亂海內。本是小人所當疎遠者。他反尊信之。惟言是聽。如李固陳蕃等。剛方正直。忠於國家。本是賢臣所當親信者。他反誅戮之。又立爲黨禁。殘害善良。以致羣小得志。竊弄朝權。董卓亂之於前。李傕郭汜亂之於後。曹操孫權等。遂乘時竊據。把天下都敗壞了。深可歎恨。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二帝也。今可不以爲鑒戒哉。臣本是布衣貧賤之士。遭世之亂。隱居南陽。以耕田爲業。但求苟活性命於亂世而已。並不求聲名聞達於諸侯。以希圖富貴。不意先帝偶聞臣名。不以臣爲卑賤鄙陋。乃輕自枉屈。三次訪臣於草廬之中。必求相見。及一見。卽問臣以當世之事。情投意合。言聽計從。臣因

此受知感激。遂許身先帝。願與戮力驅馳。未幾值曹操南破荊州。先帝倉皇逃避。幾至傾覆。臣於此時受委任於敗軍之際。奉使命於危難之間。佯說孫權。共拒曹操。驅馳艱險。不敢自愛。幸而竟濟大難。以報先帝知遇之恩。自此以來。二十有一年矣。臣事先帝既久。先帝察臣益深。知臣平素謹慎。任事不苟。故臨崩顧命。特把討賊興漢的大事。付託與臣。非輕授也。臣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才小力弱。有負委任。不見功效。以傷先帝知人之明。故勉強奮厲。不敢憚勞。五月渡瀘。當炎暑。冒瘴氣。提軍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七擒孟獲。遂平南夷。收其地所出金漆牛馬等物。以給軍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正當乘此時。獎勸率勵三軍之衆。北伐曹魏。平定中原。庶竭臣駑鈍之力。攘除姦凶之徒。興復漢室。仍還洛

陽舊都。此臣所以報答先帝之恩遇。而盡心於陛下之職分當如此也。至於宮中府中一切事務。刑賞予奪。斟酌停當。損其太過。益其不及。歸于平明。進盡忠言。獻可替否。匡輔主德。這乃是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的責任。三人任其內。以佐主治民。臣任其外。以討賊興復。各當專責。以佐其成。臣願陛下專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若不能誅滅曹魏。興復漢室。是臣上負先帝。罪何可辭。則當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等。不能盡忠。斟酌。慢棄職業。是其仰負陛下。咎將誰諉。亦當責諸臣之慢。以明著其失職之咎。然有言而不盡。其過在臣。盡言而不聽。其過在君。陛下亦宜反已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無辜忠諫之路。深追先帝遺詔。所以付託於臣。及簡拔攸之。禕。允等的意思。使皆得以盡

其職。此又臣之望於陛下者也。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表既上。於是遂率師前往漢中伐魏。觀孔明此表。惓惓忠愛之意。溢於言外。後儒謂其言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良不為過。至論君子小人之用舍。關乎先漢後漢之興亡。於君德治道尤為切要。其後孔明既沒。蔣琬董允亦相繼以亡。而黃皓陳祗等用事。遂亡其國。然後知孔明之言。深中後主之病。實萬世之龜鑑也。

通鑑直解卷之十二終

通鑑直解卷之十二

音釋

焯音焯上聲火盛也
瘕音般瘡瘕痕也
郟音晏穎川郡縣名
衍音按
喜也
蹇音蹇難言又口吃也
諛音賤巧言也
榘音許木名又
樂也
擿音直說文云投也
楊
尼音厄不
韃音堅
以藏
輶音舟輶也
鑣音標馬
覬音許私見也
覩音確姓也
矢也

